

揮

塵

錄

三





揮 塵 錄
(三)

王 明 清 輯

揮塵後錄卷八

黃太史魯直本傳及文集序云太史罷守當塗奉
玉隆之祠寓居江夏嘗作荆南承天寺塔記湖
北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指採摘其間數語以爲
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時崇寧三年正月
也明清後閱徽宗詔旨云大觀二年二月壬午
淮南轉運副使陳舉奏臣巡按至泗州臨淮縣
東門外忽見一小虵長八寸許在臣船上尋以
燭照之已長四尺有餘知是龍神以箱複金紙

迎之遂入箱中并箱複送至廟中知縣黃鞏差人報稱所有箱內揭起金紙錢已失小蛇止有開通元寶錢一文小青蟲一箇次日早差人賚送臣船臣切思之神龍之示人以事必以其類以臣承乏漕事實主財賦不示以別物而示以錢者以其如泉之流行於天下而無窮也不示以別錢而示以開通元寶以其有開必有通而無壅也示之以青蟲一者其蟲至微背首皆青腹與足皆金色青東方色也示其有生意金西

方物也示其有成意也臣切以謂神龍伏見陛下復修神考漕運與鹽法使內外財賦豐羨流通不滯一方而無有壅塞公私通行靡有窮竭故見斯異臣不隱默謹述事由并開通元寶錢一文及小青蟲一箇盛以塗金銀合子謹專人詣闕進呈奉聖旨陳舉特罰銅二十斤其進開通錢并青蟲兒塗金銀合封全並於東水門外投之河中以戒詭誕敬綴于編仰見祐陵聖聰明察姦欺繇是而知所謂陳舉者誠無忌憚之

小人所爲若是不獨宜州之一事也遺臭千載可不戒哉

伯祖彥輔以文學政事揚歷中外甚久元符中爲司農卿哲宗欲擢貳版曹已有定論有賣卜瞽者過門呼而問之云何日可以有喜術者云目下當動殊不如意壽數却未艾更五年後作村里從官是時伯祖已爲朝議大夫偶白事相府言忤章子厚遂掛冠去國明年徽廟登極已而遇八寶恩轉中大夫又以其子陞朝遷太中大

夫又數年年八十一廼終伯祖名得臣自號鳳臺子有注和杜少陵詩塵史行於世

大觀中有妖人張懷素以左道游公卿家其說以謂金陵有王氣欲謀非常分遣其徒游說士大夫之負名望者有范寥信中成都人蜀公之族孫始名祖石能詩避事出川以從懷素懷素令寥入廣以詠黃太史魯直時魯直在宜州危疑中聞其說亟掩耳而走已而魯直死寥益困遂詣闕陳其事朝廷興大獄坐死者十數人寥以

無學籍授左藏庫副使賜予甚厚寥又言潤州
進士湯東野德廣實資助其垂橐而趣其行德
廣自布衣授宣義郎司農寺簿賜緋衣寥每對
客言其告變實魯直縱使之使魯直在奈何

舅

氏曾宏父云

張懷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畿邑之陳留常插
花滿頭佯狂縣中自稱戴花和尚言人休咎頗
驗羣小從之如市知縣事畢仲游怒其惑衆禽
至庭下索其度牒江南李氏所給也仲游不問

抹之從杖一百斷治還俗迺逐出境自是長髮
從衣冠游號落托野人初以占風水爲生又以
淫巧之術走士大夫門因遂猖獗旣敗捕獲于
真州城西儀真觀室中有美婦人十餘獄中供
出蹤跡本末時仲游死已久詔特贈太中大夫
官其二孫史冊不載畢氏于照存焉

蔡文饒薨帥維揚郡庠有士子李者不拘細行以
豪自任文饒聞其名呼與之言遂延致書室以
教諸子且不責以課程已而文饒易鎮青社攜

與俱行邦人疑之經歲辭歸文饒贈遺甚厚又
惠槐簡一云此蕤釋褐所賜足下不晚亦當魁
天下官職壽數與蕤悉相埒後皆如其言李卽
順之易建炎龍飛第一人也

廉宣仲云

五代李濤與弟澣俱負才望澣仕晉爲內相耶律
德光犯京師虜之以歸仕契丹亦顯有應歷集
十卷濤後相漢猶及見本朝有傳載三朝史中
濤五世孫卽漢老邴也漢老之弟唐老鄴建炎
初守越州隨虜北去亦爲之用事有可笑如此

者

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嘉祥
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諲以待制守河
南有民以爲獻者諲卽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
天下百官稱賀于廷上表云九天睿澤溥及含
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
善辟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特異於百
祥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
潰鴈迹盡露上怒黜諲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

云芹獻以爲美野人之愛則深輿乘而可欺子
產之志焉在諛至之孫也

輿乘疑作魚烹

政和中將作監賈讜明仲奉詔爲童貫治賜第于
都城旣落成賈往謝之貫云久勞神觀而恩恩
竟未能小款翌早朝退無它幸見過點心而已
明仲領其意詰朝旣見賓主不交一談頃之一
卒持二物若寶蓋瓔珞狀張於貫及已之上視
之皆眞珠也各命二雙鬟捧卓子一隻至所座
前又令庖人持銀鐐竈卽廳之側燎火造包子

以酒食行凡三每一行易一卓凡果楪酒杯之屬初以銀次金又次以玉其製作奇絕目所未覩三杯卽徹賈亦辭出慙至局中然後歸舍見數人立于門云太傅致意適來大監坐間受用一分器皿及雙鬟悉令持納計其直踰數萬緡賈繇此雄豪至今以富聞湘中譚逵之孫也

賈虞仲云

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曾空青守山陽時方臘據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

詆文肅編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既至外祖極力照矚之適瑩中告病外祖卽令鑿者朝夕診視具疾之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僧衆下至凶肆之徒悉入狀用印係案僚吏以爲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轉運使陸長民體究云盜賊方作未審陳瓘之死虛實外祖卽以案牘繳奏以聞人始服先見之明

中父舅云

劉斯立跂忠肅同老之子克家能文自號學易老

人有集行於世政和中以忠肅在黨籍屏居東平杜門却掃息交絕遊人罕識其面有戚里子王宣贊者來爲州鈐轄家饒財多聲妓重義好客解舍適同里巷聞斯立之賢有願交之意託人寄聲欲致一飯之款斯立從之且并招斯立所厚善者預席從郡中假侑觴之人極其歡洽有李延年者嘗坐法失官亦居是邦願厠其間王君距之延年大不平適往京師理雪時王黼爲中司延年與之有舊因往謁之黼問東平近

有何事延年卽以王君開燕爲言黼又詢席間
有何說延年云廣坐中及宮闈二月九日之事
客退黼遣吏以紙授延年令筆其語延年出於
不虞宛轉其詞黼見之怒云當先送大理寺延
年皇恐迎合以遷就之且引坐客李禔爲證黼
卽以上聞詔付廷尉鞫治遣吏捕斯立于鄆方
以忠肅諱日飯僧佛寺就齋所禽赴天獄鍛鍊
訊掠極其苦楚惟禔抵譴不承方欲移理間斯
立之猶子長言聞斯立之困辱年少氣銳遂自

陳言從已出獄具長言真刑竄海島斯立編管
壽春府席間主賓既皆坐罪下至奔走執事倡
優侍姬悉皆決杖延年詔復元官此亦一客不
得食而然然比之秦邸獄冤則尤爲酷焉禔清

臣子斯立王定國壻也

趙子通及忠肅孫董云

王倫字正道三槐王氏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顯
母晁氏昭德族女家貧無行不能治生爲商賈
好椎牛酤酒往來京洛放意自恣浮沉俗間亦
以俠自任賙人之急數犯法幸免聞士大夫之

賢者傾心事之先人在京師正道間亦款門先人以其倜儻待頗加禮一日從先人乞詩送行云天下將亂欲入廬山爲道士宣和末先人去國不復相聞正道少與孫仲益有布衣舊仲益官中都每周旋之靖康末李士美罷相就弟正道忽直造拜於堂下士美問其所以自言願隨相公一至禁中有欲白于上士美曰方退閑薦士非所預也正道自此日掃其門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廷議事正道又拜而懇曰此倫效鳴

之時也士美不得已因攜之而入倫自陳於殿
下曰臣真宗故相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
術無路而不得進宣和中嘗上書言大遼不可
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圍城旣急它無計
策臣謹當募死士數萬願陛下侍上皇挾諸王
奪萬勝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
佩夏國寶劔以賜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日
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倫旣拜賜翌日再對自言
已得豪俠萬餘悉願效死幸陛下勿疑卽行時

宰相何文縝已主和議正道怒髮上衝冠文縝
斥曰若何人敢至此耶正道曰爾何人乃至此
耶又曰萬一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
文縝怒以謂狂生言旣不用恐爲亂請上誅之
且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正道懼無以自
脫時仲益在禁中因求計仲益仲益曰昨日所
拜小戎文字在否正道腰間取御批以示之仲
益曰得此足矣子但立於從班中誰敢呵子豈
有無故就殿上擒一侍郎之理乎倫從其言入

厠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前翌日文纘始畫肯送
御史府倫已得間出都矣二聖北去高宗卽位
於宋倫走行在所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
二聖起居自布衣拜五品借侍從以往制詞略
云胄出公侯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
以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經年始
還不用久之徽宗凶問至起拜龍圖閣學士爲
梓宮奉迎使浸登二府凡三四往返竟留虜中
倫雖無大過人然大膽敢爲旣貴之後凡往日

故舊與夫屠販之友悉以自隨而任以官旣拘于虜虜人欲用爲留守不從而殺之褻卹甚厚李平仲孫長文互言如此先人爲之作御劔銘今載家集中

靖康中東坡先生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澁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黃三字慚而怨之又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偶思結尾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牽窘搜思甚久院吏倉猝啓曰弟云服我休命往

其欽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

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闍寺以進至祕閣
修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部內有巨室蓄一
瑪瑙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
其價不售廼爲一番舶曾訥者所得良遣人經
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卽奏以謂訥厚藏
寶貨服用僭擬乘輿得旨令究實良卽以兵圍
其家捕其妻孥械繫而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
臥初不知其繇仗劔而出遂至紛敵良卽以誼

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
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擊鼓
訟冤初蔡攸竄海外繼遣監察御史陳述明作
追路誅之述度嶺而攸授首就以述爲廣漕代
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
訊施以慘酷良卽承罪錮押往英州聽敕敕未
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爲人所訟
制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縱
步廊間覩良旅櫬在焉驚悸得疾而卒攢室相

竝至今猶在貪暴吞噬何異酷吏之索鐵籠耶
趙子通濬云

江子我端友知經明道馳譽中外後盡弃舊業鰥
居子然年亦遲算惟留心內典苦身自約不復
有世間之意結廬都城之外惟先人時時過之
每春容畢景也乙巳歲春與之俱至相藍訪卜
肆子我云吾旣無功名之心何所問也先人強
之瞽者布八字畢曰官人來年狀元及第矣子
我顧先人云術者之妄有如此者相予一笑而

去次年值欽宗登極下詔搜訪遺逸吳元中作
上台以子我名聞賜對便殿有言動聽自布衣
拜承事郎尚書兵部員外郎可謂奇中矣子我
休復孫也

朱新仲少仕江寧在王彥昭幕中有代彥昭春日
留客致語云寒食止數日間才晴又雨牡丹蓋
十數種欲拆又芳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
也彥昭好令人歌柳三變樂府新聲又嘗作樂
語曰正好歡娛歌葉樹數聲啼鳥不妨沉醉拚

畫堂一枕春醒又皆柳詞中語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肯隨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

趙表之云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潁昌極無慘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徊以

師資焉且致饋饗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
恭出爲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請委
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
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虜南寇高宗以元帥
在河北伯恭卽命李賚金帛往訪問行府犒師
并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
天補承務郎繇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

卿 王獻臣云

蔡元長旣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

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
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東風如今去逐它
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
食飲之類問知蔡氏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
不道州縣吏爲驅逐之稍息元長轎中獨歎曰
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八十一年
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
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
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門人呂川

卞老醵錢葬之爲作墓志廼曰天寶之末姚宋

何罪云

馮于容云

明清嘗於呂元直丞相家覩高宗御札一幅云朕
比觀黃庭堅集見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聞其
人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
可贈左諫議大夫或尚在卽以此官召之其後
乃知師川避地廣中卽落致仕以右奉直大夫
試左諫議大夫赴行在所門蔭者以爲榮觀師
川旣至闕入對益契上意賜出身入禁林不旋

踵遂登政府初師川仕欽宗爲郎二聖北去張
邦昌僭位師川獨不拜庭下持其用事之臣大
呼號慟卒不自汙挂冠以去故上有立節可嘉
之語圍城中嘗置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
來卽呼至前駟使之旣登宥密頗驕傲自滿朱
藏一趙元鎮並居中書師川蔑視之每除一登
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元鎮論兵視元
鎮曰公何足以知此元鎮曰鼎固不足以知之
豈若師川之讀父書邪師川大不堪而無以酬

之卒不安位而去後終於知信州師川德占禧之子也德占以吉甫薦命官後爲給事中計議邊事永洛之敗死之事具國史東坡先生行甫謫詞有云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洛之旤是也德占一子裕陵憐之襁褓中補通直郎後來一向以詩酒自娛放浪江南山川間食祠祿者四十年始調通判吉州平生釐務者三數考宣和末方入朝後來登用甚驟焉旣沒而眷寵終不少衰其子瑀嘗出示高宗所賜御書光武紀

後復親批云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編之爲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扎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言耳師川沒後十年瑀貧不能家上表繳進此書乞任使託明清爲表旣于乙覽上爲之愴然面諭執政令卽日除瑀官云

建炎初高宗駐驛維揚虜騎忽至六飛卽日南渡百僚竄身楊子江津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宗謬

爲將作監逃難至江滸而實不攜一錢彷徨無措忽覩婦人於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適可者妾亦欲凌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兩宜濟二人而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趨葉從之且舉二梭以示篙師肯首令前婦人伏于葉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婦人墜水而沒葉獨得逃生悵然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圖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設位云楊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

許彥周云

李釜字元量淮水人家世業儒其母懷娠誕彌之
日晨起庖下釜鳴甚可畏聲絕免身育男其父
卽名之曰釜旣長廼負才名于未第時建中靖
國龍飛遂魁天下政和末自省郎出牧真州向
伯恭爲判官忤漕意對移六合尉伯恭但書舊
銜時蔡元長之甥陳求道爲通判郡事釜席間
戲語云此所謂終不去帝號者也是時語禁正
嚴求道告訐于朝興大獄釜坐免官就擢求道
守儀真死則死矣終不去帝號事見晉書載記

小衮王始之語 向仲德云

揮麈後錄卷八 終

揮塵後錄卷九

王廷秀字穎彥四明人靖康初以李泰薦爲臺屬
高宗卽位擢登言路著書號閱世錄其中一條
載明受之變甚備蓋其所目擊是時宰輔如朱
呂二張俱有記錄矜夸復辟之功悉皆不同有
如聚訟不若穎彥之明白無偏今錄於左建炎
巳酉三月一日宣麻以朱勝非爲相罷葉夢得
左丞王淵自平江來上殿對畢除簽書樞密院
旣受命之次日有旨只依兩府恩例不預省事

四日廷秀入對以初除察官未經上殿故也五日入起居畢復宣麻殿門卽聞外變宮門已閉

廷秀與察官林之平同宿留於翰林院前

翰林院以

臨安府使院爲之

久之入學士直舍李邴爲內翰從官

王絢孫覲都司葉份亦在少次聞宣宰執云苗

劉兵殺內侍且欲必得康履曾擇藍珪有一闕

走入學士院自剄不死臥前廁聞駕御樓軍士

山呼康履走入內中步軍太尉吳湛尋捕得於

小亭仰塵上擒以付苗劉卽時斬首標之宣諭

以內侍有過當爲治之二將與轉官其下對我
等若欲轉官祇用牽兩疋馬與內官何必來此
已而復召侍從百官廷秀從諸公上樓見上座
金漆椅子宰執從官并三衙衛士百官皆侍立
左右樓下兵幾千數苗劉與數人甲冑居前出
不遜語謂上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歸來
不知何以處此語乃陳東應天上書中有之故
二兇挾以脅制欲上爲內禪之事宰相從百官
出門下委曲喻之使退不從左右請言太后出

處分於是上遣人請太后久之太后乘黑竹輿從四老宮監至樓上命儀鸞司設帷幄垂簾置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旨下諭亦不肯從又肩輿至門下太后在輿中親宣諭且以上仁孝曉夕思念二聖勵兵選將欲復讎雪恥太尉等皆名家不須如此二兒抗言必欲太后輔太子聽政太后曰以太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強敵在外太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委喻久之堅不從太后復上樓上白事於竹

輿前言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太后未允又令與百官同議自朱勝非以下皆不敢出言獨有一著緋官員進前曰陛下當從三軍之言衆甚駭之時有杭州通判章誼面折之曰如何從三軍之言其人逡巡無語上亦怪而問其姓名自陳云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上顧翰林學士李邴令草詔邴乞上御扎取紙筆就椅子上寫詔以金人強橫當退避云云寫畢令持詔下宣示二匏兵退上亦徒步歸內中

時已未刻百官方出見道傍臥尸枕籍皆內侍也是日凡宦者非入直在內皆爲其所殺而財物盡劫取明日太后垂簾朱勝非辭疾不出太后使人宜召又命執政親往府中召致之太后復遣老宮監宣喻乃出自是二匏更至朝堂道間傳呼都統太尉從以強虜剽焰可畏行者開道避之迫脅要索惟意所欲初一劄子凡十事如改元請上徙外宮之類宰執委曲調護其中有甚不可行者八日遂改元明受張浚自平江

遣士人馮轡來議欲以上爲元帥領兵移書痛責二兇二兇諷朝廷以尚書召張浚不從又拜韓世忠節度使除張俊秦鳳路總管使領兵歸不從復降麻建節度使知秦州遣人賫麻制授二人二人械其使送平江獄又欲起兩浙新舊弓手之半赴行在廷秀入疏止之時呂頤浩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同議引兵問罪復辟又加康允之待制劉蒙直閣吳說金部郎中兼提舉市舶小人鼓動乘時求差遣而得之者甚多

有范仲熊者轉運判官冲之子祖禹之孫也嘗
陷虜逃歸日與二匏交遊其賓客王世修張達
王鈞甫馬柔吉皆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
至是二匏諷顏岐薦上殿除省郎言凡臺諫章
疏乞露姓名行下其意蓋欲言者懼二匏不敢
斥言其罪十六日上出睿聖宮以顯忠寺爲之
也內人六十四人肩輿過二匏遣人偵伺恐匿
內侍故也擒到內官曾擇太后降旨貶嶺外旣
行一程復追回斬之亦二匏意也又欲以其親

兵代禁衛守睿聖宮挾天子幸徽宣并浙東宰相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以安其反側頤浩等領兵次嘉禾二十五日召百官聽詔書大意云狄人以睿聖不當卽位兵禍連年今當降位爲皇太弟兵馬大元帥嗣君爲皇太姪皇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在庭愕然廷秀與中司欲留班論列以臺諫唯廷秀與鄭穀二人遂不果就退睿聖宮立班久之上御坐起居罷宰執上殿奏事議論幾數刻傳宣令百

官先退仍云已會得復聞上語宰執云若此傳
之後世豈不貽笑哉次日早鄭穀入對且言旣
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紫
耶當夜歸亦作奏狀令吏寫亭午方畢卽進入
未後太后宣召同中丞對簾前宰執皆在鄭穀
對乞次召廷秀太后云今日之事且因臣下有
文字宰執商量且欲睿聖皇帝總領兵馬耳廷
秀對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
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

有旬日之間易二君一朝降兩朝位號也太后
乃云必是殿院不曾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殿
院往都堂看前後文字便見本末既退卽隨兩
府至都堂朱勝非顏岐王忬迪路允迪張澂皆
在坐朱相自青囊取文字數紙次第以示最上
乃持服人奉議郎宋邴書次卽張浚奏言睿聖
皇帝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下數紙不暇詳觀
其間亦有士人上書者意皆略同廷秀語朱相
云此事朝廷當有善後計但天子位號欲降於

理未安廷秀旣當言責不敢嘿嘿章疏言語狂直朱曰公爲言官自當言責蓋章疏中有及大臣者復語諸公曰昨日之詔不可布於外必召變而張澂云若以五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張欲行詔出廷秀請少緩明日鄭鼓入章引舜禪禹而親征有苗唐睿宗上畏天戒禪位太子而大事自決用其議遂寢二十五日詔書鄭鼓遂遷西樞以中書舍人張守爲中丞頤浩等會兵尅日將至兇徒氣挫乃使王世修與宰執議

天子復正往來數日四月一日辰時降旨召百

官睿聖宮起居門外侍班次見宰執遣吏來問

戶部尚書孫覲借金帶至立班次忽有戎裝紫衫

帶子也官員綴從官班問之乃是王世修方除工

部侍郎賜袍帶未至先令綴班方悟假帶之絲

蓋自渡江後宰執從官並繫犀帶今此異數用

安反側世修王能甫之姪前此選人知鄭州滎

澤縣虜兵偶不曾到而是邑全李綱特與改官

遂爲苗傅幕賓午後上出百官起居畢卽上馬

百官掩班先行迎於內東門外

杭州太守常視事在大廳之北

至是世修具袍帶明日有旨正朝以苗傅爲淮
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使其避張韓之兵別路
而往又頒制賜鐵券帶礪之誓三日聞韓將前
軍至臨平爲二兇設伏掩殺四日夜二兇拔寨
道餘杭門出轉龍山繇富陽而去明日韓將劉
兵皆入以張浚簽書樞密頤浩右僕射朱勝非
知洪州張澂知江州韓將遣人擒王世修鞫始
謀并拘其妻子有旨令劉光世處斷晚有文字

至臺申差察官就審實朝廷亦恐諸將鍛鍊非
實情也是時察官唯陳戩獨員將臺吏并司獄
至光世寨取王世修實款其初王世修嘗與二
兒語闖官恣橫而劉尤嫉之上自揚州奔播過
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至杭州日
群闖游湖山世修以劄子具陳其事張澂不納
世修懔懔而退以其劄子示正彥憤然曰公甚
忠義要須與公協力同去此輩俄又聞王淵爲
樞密愈不平苗劉乃與世修等謀先斬王淵然

後殺內侍議已定初四日部分兵馬且使人語
淵云臨安縣界有強盜欲出擒捕五日早令世
修伏兵於城西橋下俟淵過卽猝下馬斬之繼
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然
後領兵伏闕請罪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
依所招具奏明日戮之於市吳湛以輔二兇領
中軍寨於宮門前申請除宰執侍從餘人悉於
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誰何至毆擊從人
損壞輿輪廷秀兩章引皇城司格令并律文闕

入法理會僅以章行而悍將復匿之而不出廷
秀以臺中被受榜於皇城司前軍士方少戢至
是湛亦戮焉并貶王元左言皆殿帥以當日坐
視二兇之悖不略誰何故也六日廷秀對疏言
錢塘非可居當圖建康爲暫都計上亦知此非
處一章言王世修等及康允之劉蒙吳說范仲
熊讀至論仲熊事上甚怪之乃曰范仲熊莫不
如是對曰臣不知其它但在宣和末進用實出
梁師成門下又入文字言希孟上初怒甚便欲

梟首宰執言此當自有論列故廷秀章上迺貸
希孟死流嶺南而賞誼兩官

穎彥又記高宗六龍幸海事云巳酉十一月駕幸
會稽覘者報虜人分兵渡江一自採石入建康
一自黃州過興國軍度採石者杜充兵要擊於
中流小捷奏乞上親征二十五日駕起會稽至
錢清聞虜人十九日巳度大江二十六日駕自
錢清回明州避虜十二月七日至明侍從百官
皆散唯宰執從行留張俊軍于越辛企宗領中

軍李質領禁衛護從士卒不滿數千泉福州海
船皆至廟堂卽爲航海計衛兵不欲行九日遂
群噪欲狙擊宰執十一日以張思正兵索城中
捕亂者戮其爲首數人餘分隸五軍以御營使
司參議官劉洪道知明州與張汝舟兩易十六
日早上自府衙出東渡門登舟十八日御舟泊
定海縣二十日參政范宗尹入城探報十六日
已陷杭州大肆焚戮宗尹卽回從駕張俊以所
領軍自越來明知越州李鄴遣兵邀虜於浙江

三捷既而衆寡不敵鄴遂遣人賫書投拜虜人
按兵入越俊兵在明乘賊先而恣掠鹵時城中
人家少遂出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居民
皆遭其焚劫或以金帛牛酒餉之幸免與紛爭
殺之有城南湯家子先毆其卒走獻衆來痛擊
垂死積稻稈蔽之兵去人或救之者尚活而膚
體已焦裂少刻而死二十七日虜引兵自餘姚
道藍溪入黃鄮車廐直抵湖塘分屯於湖中田
舍二十八日俊引兵禦之小却於是虜人自城

下呼請遣人來寨中議事明日俊遣姓徐人抵虜寨虜酋釋甲與語欲如越官吏投拜拒之自後相持不敢動正月二日午間西風虜兵乘之叩西門時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擒斃二酋虜奔北墮田間或墜水勢當追而蹙敗之而俊亟令收兵要之得失略相當僅能却之而已且張皇奏愷而策勳其後肆眚文云鄞水勦絕其大半蓋謂是也其夜虜兵拔寨西去俊遣人候伺知虜人駐餘姚治攻具請於臨安之

大酋益兵將復來俊托以上旨召扈從八口盡起其衆入台行甚速而李質亦以班直繼行思正千餘徒屯江東而質思正洪道猶過從夜飲城中居民出者已十七八有士人率衆叩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給曰予當數尅敵而勝若等事無慮復下令民遷城外者得取其家之什物儲峙於是舟入城者數千隻洪道擇其大者留使官屬取公使高麗兩庫金銀器皿輾壓之而實於簾輿帑藏儲糧載之海舶而洪道所

將精卒僅千人橫肆乘亂剽掠州人怨之十三
夜洪道微服出城既過東岸恐人追襲乃使盡
揭浮橋之版居人扶攜汭緦索而渡卒復邀奪
其所賫擁排遏抑墜水者數千哀號震天地城
中唯崇節作院廂軍與無賴惡少僅千人以監
甲仗使臣并監酒務李木者將之凡此皆欲僥
倖賊不至掠取公私之物者十四日虜果復至
營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十
五夜植砲架十餘對西門十六日以數砲碎城

樓守者奔散秦東南縋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逃村落者與賊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跡不到處皆虜人搜剔叢榛如探巢取卵殺掠不可勝數既而破定海以舟絕洋劫昌國縣復欲攻象山縣至碻頭風雹大作

俗謂轉碻海道最險處也

遂回大率自正月十六日陷明

州至二月三日方去其酋長請於臨安之大酋

大酋乃四太子

云搜山檢海已畢其明州取指揮報云

依楊州例故自二月初遣人四面放火城中惟

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得存者虜人既去城外群小以船盜取公私錢物而村落兇頑殺人攘劫毒甚於虜州縣官逃避未還有蔣安義張勳者受虜人僞命蔣爲安撫張爲通判且授安義以兩浙運司印一紐安義遂領州事繫銜出榜自命其子知鄞縣獻不逞以攘取十二日慈溪縣令林叔豹領鄉兵入城見安義奪其印遺虜人十二人在開元寺病不前者叔豹誅之十六日通判蔣賡自象山歸郡官稍稍繼至

洪道亦自台回至奉化縣言已受命制置浙東
且椿糧料兵遂之越不知傳崧卿前此已收復
也洪道留奉化縣比向日誅求益甚而所將精
卒暴橫市肆邑人蔣璉兇悍人也前此群聚防
守幸虜兵不至自以爲功方肆強梁會洪道卒
有毆其黨者一夕獻引數千人圍岳林寺欲縱
火而殺洪道縣丞白彥奎哀祈泣懇以和解之
必使洪道殺毆人之卒不得已取其卒杖流之
乃定洪道旣入城與張思正縱其麾下斲民居

窖藏逃遁之家偶脫死餒餓甚矣歸故址取所
藏給朝夕則群卒強奪之雖焚餘椽楹藩籬可
爲薪者人不得有公遣數百輩持長竿大鈎撈
撫河陂池井間謂之闌遺錢物輸公十不一二
洪道復苛配強斂并得四萬緡獻之行朝欲蒙
失守之罪三月十二日乘輿自溫航海至明時
井邑已焚蕩舟由城外徑之越因言者罷洪道
以向子恣知明州穎彥家居四明之海濱宜知
其詳

建炎庚戌先人任樞密院編修十月淮南宣撫司
奏楚州城陷鎮撫使趙立死之高宗命先人撰
其傳以進乙覽嘉歎久之今載于後趙立徐州
張益村人政和初隸州之武衛軍中出戍江南
值方臘亂從軍往言習知山川人情向背累歷
戰功聲名隱然又戍大名府以捕賊功補本軍
都虞侯資政殿學士王復守徐州立在帳下是
時金賊已盡得河北兵勢彌熾轉戰京東所至
官吏望風避去建炎三年三月犯徐州重圍既

合復率軍民登城力戰命立專往來守禦外援
不至孤城益危立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拔矢
裹瘡灑血以戰復忠之自持卮酒揮涕以賞立
賊帥粘罕在城下憤其難拔大益攻具城破復
堅坐廳事不肯逃遣人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
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捨僚吏與百姓賊猶
喻復投降復不從罵賊求死由是與盡室百口
俱被害立巷戰奪門以出爲賊所得夜殺守者
入城潛求復屍撫之慟哭親爲掩藏立知賊兵

乘勝貪得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賊
歸路盡焚營壘奪舟船金帛數千計擾擊紛散
四出軍聲復振盡團鄉民爲兵歃血相誓戮力
平賊退者必斬立之叔康後期而至立謂曰叔
以我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威震諸軍一
鼓破賊遁去追躡殺獲甚多遂推立爲長乘瘡
痍之後拊循其民恩意戶至召使復業井邑一
新朝廷授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奏爲復置廟
城中賜名忠烈每出師與遇歲時必率衆泣禱

曰公爲朝廷守節以死必能陰佑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杜充守建康軍兼淮南京東宣撫使命會兵楚州立提忠義山寨鄉兵數萬人赴是時賊號托落郎君者圍楚益急往來艱梗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賊遇自昕至夕且行且戰出沒賊中凡七破賊無有當其鋒者遂抵城下楚人被圍久聞立來懽迎鼓舞是時立中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醫以鐵箝破齒鑿骨鈕去移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髮皆聳而

立顏色屹然不變建康失守就命立權楚州事
時四年正月也然賊騎未退益兵不已用鷲車
對樓飛砲架數百事攻州南門半月間登城者
數十立皆率兵捍戰後分四門出師掩殺賊大
敗解圍驅殘兵去渡淮六十里駐孫村浦立又
敗之至五月賊號四太子軍者自二浙歸又塞
於州之九里涇欲斷楚糧道立又大破之會朝
廷分置諸鎮嘉立殊勳超轉徐州觀察使承楚
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初劉豫竊據鄆州

聞立在徐州遣立故人葛進等三人賁書誘令
供稅賦立大怒不撤封斬之至是又遣沂州進
士劉偲自鄆挾兩鯨兵持旗榜誘立降且言金
人大兵將臨必屠一城生聚立令拽出就戮偲
呼曰我非公故人乎願公聞一言而就死立曰
吾知忠義爲國豈恤故人耶速令纏以油布焚
死市中且表其旗榜於朝廷於是立忠義之聲
傾天下遠邇嚮風下之賊又益以太子兵留天
長諸兵皆會孫村浦立念敵以衆抗孤軍非鏖

戰不能成功提師襲之賊大敗奪器甲數千計
諸小寨皆潰立私謂僚屬曰今賊自山東濟師
不已城中糧且盡則無以善其後將先取京東
已陷沒諸郡窒賊路及求糧旁邑則吾事濟矣
且京東諸州本吾民也聞我之來必解甲相迎
是時鹽城縣水賊張榮者乘亂鴟張立親往擒
之併是糧食將經營京東行至寶應縣而承州
報賊復聚楊州立遂歸而賊再傳城立慨然曰
賊終不捨去惟有竭節死守此州而已出北門

臨城濠外誓衆曰不進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併族爾家矣於是又大捷生致首領三百人賊以數十艘循潮河觀城立取火箭射船賊趣往救則出兵劫之焚溺死者淨盡無餘擒渤海千戶李藥師等五十人立每劫賊寨必殺獲不貲或命僞於城頭張樂宴飲賊疑立在座立乃縋城潛入賊寨殺戮矣立念賊傾國而至憤懣激烈致三書於賊酋龍虎大王等曰爾擁金帛萬艘我以楚州全師能各見大陣較勝負亦英雄

也賊不答至九月初城守百餘日矣賊併兵列
大寨城下立擁六騎出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驍
賊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立跋馬回顧
左右手奮兩槍賊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
中發五十餘騎追立立怒目大呼人馬俱碎易
明日列三陣邀戰立以三隊應之賊旁鐵騎數
百橫分其陣而圍之又中飛矢立奮身突出重
圍持挺左右大呼賊落馬者不知數是月十六
日賊大進攻具鶩車洞砲架以千計薄東門又

明日填濠將進立率進備木寨臥龍穿火濠築
月城靡不備忽報賊將分布兵馬近城矣立笑
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淺深且令此
賊疋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忽自外飛砲
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猶曰我終不能與國滅賊
矣令輦致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賊不悟
言絕而終然人聞其死知城必陷失聲巷哭不
可止衆以參議官程括權鎮撫使猶守旬日至
二十九日賊聞哭聲知立死百計攻城烈火亘

天然抑痛扶傷巷戰雖婦人女子亦挽賊俱溺
於水事聞天子震悼御史謂立之功近世一人
雖張巡許遠不能過詔輟朝一日特贈奉國焉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賜諡忠烈與十資恩澤
俟復楚用監護葬事建立廟宇以旌其忠時駐
蹕越州令寺觀作仙佛齋醮爲立及戰沒將士
資冥福所以致厚於其終者靡有不及觀立自
起小校至爲將帥忠義之氣挺然鐵石其心雖
手攬虎兇足蹈河海不少變渝與士卒同甘苦

一飯必上下均濟故人固其志以死每揆奏必
言賊行滅矣無足憂者願上寬宵旰之念方主
上以文武之略啓中興之運擢立於卑晦隱微
授以淮南一道其知之深矣右僕射兼知樞密
院范宗尹當軸處中與廊廟大臣皆嘉立忠義
每於勸賞應酬於內者惟恐後也而立亦不負
君相之知又如此是時王復之子侑爲樞府官
屬朝廷命專主楚州奏報聞立被圍又命浙西
安撫大使劉光世大將陳思恭會諸道兵水陸

並進質責將帥促令渡江以援楚州故賊聞救
兵且至乘之益急使立而無死將盡殄群醜少
刷人神之憤然觀其所建立足以震耀於世雖
未能酬其滅賊之心而氣亦伸矣贊曰身與義
不兩立義存而身可亡此古烈丈夫專於報國
忠孝之心託以死而無悔也觀立天挺英勇風
節凜烈豈彭城從昔名將帥所出其山川氣俗
性習所鍾然耶先是詔州縣遇寇至許攜其民
退保山谷而立不爲也意其不忍與城俱亡使

少假之肯與賊俱存哉所以立死至城破天爲
沉陰晝晦而袞贈隱卹照爛竹帛其心明著天
與聖主知之矣智力雖躓於一時而名譽懽動
萬世也張巡許遠皆出縉紳卿相之族聞見習
熟臨難行其所知易矣立起自行伍奮不謀身
較其時與勢比巡遠爲尤難也列其終始大節
與攻戰百數特詳焉庶幾爲後世忠臣義士之
勸

揮塵後錄卷十

吳傳朋說知信州朝辭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慊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來朕自書易之終不逮卿所書當令仍舊說皇恐稱謝是日降旨令根尋舊牌尚在天竺寺庫堂中卽復令張掛取宸奎榜入禁中說所書至今揭於松門仰見聖德謙仁之不伐也

傳朋自云

靖康末駙馬都尉王師約之子殊爲龍德宮都監祐陵北狩御府器玩服御不能盡從者悉爲其

掩有攜以南度事露下廷尉伏罪高宗欲戮之
時叔祖子裳爲棘卿啓于上曰疎誠可殺但倘
非其隱匿則諸物悉爲虜得無從復歸天上矣
上於是貸而不誅先人墓得其古玉印數十今
假於楊伯虎文曷未歸

建炎已酉高宗暫駐蹕於建康閩中禽苗傅劉正
彥獻俘於朝檻車幾百兩先付之大理獄將盡
尸諸市子裳請對以陳云在律俱當誅死然其
中婦女有雇買及鹵掠以從者倘殺之未免無

辜願賜袷衿上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思慮之所
不到卽詔除二匏妻子之外餘皆釋放歡呼而
出

周望字仲弼蔡州人有口材好談兵嘗爲康邸記
室建炎初呂元直從而引用之驟拜二府高宗
幸明越命其經略淮浙付委甚重而昧於戎機
駕馭無術遂至紛亂平江一城最爲荼毒責昭
化軍節度副使連州安置以死紹興己卯其家
自理詔復故官澤及其子時凌明甫哲爲右正

言明甫平江人也親見其鄉里被害之酷遂上
疏疏其罪命迺寢吳越錢穆作收復平江記悉
從紀實不能采其文華之要雖有浮冗之詞不
欲易之建炎四年庚戌春二月金人首領四太
子者自明越還師由臨安府襲秀州二十五日
犯平江府午漏未盡四刻兵自盤門入劫踐官
府民居廩積聚虜掠子女金帛乃縱火延燒
煙焰見二百里凡五晝夜三月初一日出閶西
寇常潤於是平江府燒之既士民前後遷避得

脫者十之二三遷避不及或殺者十之六七謹
按靖康之亂金人再犯闕太上皇帝淵聖皇帝
北狩今上皇帝卽位於睢陽改元建炎是年秋
移幸江都三年己酉春金人南牧淮甸二月初
三日大駕渡楊子江幸杭州金人叩江而不濟
已迺歸國四月大駕西還駐蹕於金陵寵其府
號易江寧爲建康議者謂金陵六朝建國襟帶
大江崗嶺迴合北貫淮汴西引川峽南洞襄漢
東壓吳越甄閩荆廣之區四達之國也資其富

饒基本王業以經理中原收復京洛實爲勝算
開封尹杜充久司留鑰天下屬望至是召赴行
在命爲淮南京東西宣撫處置使俾提重兵保
諸路又請隆祐太后領皇太子帥六宮及宗室
近屬前往江表百司度府非與軍興之事者悉
從焉上獨與宰相呂頤浩暨三數大臣以次侍
從官留金陵治兵詔書有誓堅一死以保群生
之語士民讀詔感泣奮厲以爲中興之期可指
日而慶矣杜公既有成命淹迴未遣人心稍惑

之閏八月一日詔云朕嗣位累年寅奉基紹愛
育生靈凡可以和戎息兵者卑辭降禮無所不
至而敵人猖獗追逐凌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
憚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應
接我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泰敵之可來者五
六兵家勝負難可預言所議衆多未易偏廢軫
念旬月莫適決擇朕將定居建業不復移蹕與
夫右趣鄂岳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
安孰危孰利孰害以至彼我之所長步騎之所

宜何嶮可守何地可戰甚地之錢物可運甚郡之粟穀可漕其各悉心致思以告於朕昔漢高帝謀臣良將多矣都雒之計已定及聞婁欽一言而用之之意立決吾士大夫之確論朕豈不能虛懷而樂從哉三省可示行在職事官共條具以聞於是群臣爭進避敵之計拜杜公尚書右僕射留鎮金陵不復北渡矣二十五日大駕迺復南巡九月初四日駐蹕於平江府二十五日詔休兵已兼旬可涓日進發詞臣引孟子巡

狩補助爲說始平江人猶幸於駐蹕倚以爲安
至是惶遽失望蓋前此駕後諸軍多阻亂不靜
人旣畏之又慮胡騎乘冬深入於是遠有散之
浙東閩部者而近者亦自匿於山巔水涯之際
詔以工部侍郎湯東野爲守臣又命同知樞密
院周望爲淮浙宣撫使宿兵府城將官陳思恭
巨師古張俊魯珏李貴俗號李閩羅者等悉隸望節制
又詔駕後諸軍盡命先啓行獨以禁衛諸班扈
蹕九月初四日駕興平江幸無釁其民復稍稍

安集周望遣諸將各部署所隸兵分護境內河
內降賊郭仲威領其下萬衆至自通州屯泊于
虎丘山時大駕駐會稽十一月有旨金人於和
州欲渡采石及自黃州渡兵已至興國軍界取
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爲迎敵之計吳人復
引領望幸未幾建康府報是月十八日礪砂渡
將官張超失守賊登岸杜丞相遣都統制官陳
淬提領岳飛劉剛等二萬人分陣頭迎戰又命
王玠全軍一萬三千人相繼往來策應二十日

陳淬與賊遇於馬家渡凡十餘合日暮戰酣勝
負略相若會王燮領西兵畔敵檄鎮江府韓世
忠江州劉光世應援皆不赴世忠已望風循海
道潛去於是陳淬孤軍力弱不能當賊進逼建
康城下守臣陳邦光降之通判楊邦義死焉杜
丞相奔儀真收拾潰亡移係淮甸大駕頓于越
州之蕭山縣群臣復勸南避乃幸四明於是平
江大震恐周望湯東野集耆艾士夫僧道訪問
所以爲計者且曰今戰守皆已無策矣蓋其意

在迎降而欲衆發其端士民不答而罷望斂諸將兵歸城中懼其抗賊取怒也已而金人自建康取捷徑劫廣德軍掠湖州南境破屬邑長興武康安吉遂犯臨安府之餘杭縣急趨臨安府守臣康允之去之民自爲守六日而陷渡錢塘江降越州守臣李鄴遂犯四明以窺行在有詔周望湯東野等固守平江等望自謂虜不敢犯境而過始少安遂倚郭仲威爲腹心俾盡護諸將與張俊魯珪居城中遣巨師古控扼吳江陳

思恭屯楞伽山李閩羅屯常熟縣思恭兵無紀
律村落五十里間皆被其害周望詰責之斬隊
將武節郎張振乃戢而郭仲威居城府外爲忠
勇之論望委任之不疑士民亦顧望信以爲重
晏然按堵如平日而郊居遷避之家往往而復
平江城堞完壯而地下聚水四圍渠塹深廣周
望又竭取民財錢穀以鉅萬計庫廩充牣兵器
犀利沛然有餘力以是人益安之過明年春正
月而來傳言者多云賊自越州躡來路返金陵

或又謂自臨安府昌化縣道宣歛趨當塗渡江而歸杭無疋馬隻輪矣望等素不嚴斥堠而四境無尉野無烽火但以傳言爲信乃遣張俊陳思恭等統兵規入杭州以邀收復之功俊等行涉旬纔及秀州陳思恭偵知傳言者非實走間道潛軍于湖州烏墩鎮以觀變二月十八日張俊馳報金人犯秀州崇德縣俊統兵迎擊於宣店走之平江之人且喜且懼以俟後捷十九日徵鄉兵發太湖洞庭東西山千艘命舟頭巡檢

湯舉總之前赴吳江陣於簡村二十一日金人
犯吳江縣巨師古兵不戰而潰更以太湖民舟
爲向導歸於西山二十二日郭仲威遣千兵拒
守於尹山已而退師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逐便
出城留少壯者登埤以守是日金人遊騎掠城
東郭仲威兵未合而返守臣湯東野出奔周望
以郡印付仲威二十四日仲威會諸將飲城上
士民老幼數萬叩頭出血請加守禦之備仲威
奮髯語衆曰卽發遣騎兵虜行破矣民慎無擾

人猶信之日欲晡金人大集於城下仲威及魯
珏兵火廣化寺又火鑿官李世康宅望仲威等
皆宵遁其下自城南轉劫居民北出齊門而去
民之得出郭者多爲所害明日金人遂據城諸
將奔遁潛伏外邑覘胡人之行也競以兵還三
月初二日張俊至自崑山初三日巨師古至自
洞庭李閻羅魯珏郭仲威等至自常熟初五日
陳思恭至自烏墩各以力勝惟仲威竊據之揭
榜于市曰本軍已逐退金人收復府城或聞亦

用此奏上周望自遁所良久乃出領兵之吳興
十五日始有詔周望等平江失守可發遣諸將
兵往常州以北衝襲金人以功贖過云初金人
燒劫之餘金帛錢穀尚多仲威卽據城縱兵掠
取晝夜搜括不已遺民間訪舊居卽執之笞責
苦楚窮問瘞藏之物民亦冤憤故自金人南渡
礪砂破金陵廣德杭秀常潤明越惟平江被害
最深蓋以兵多將庸民始倚之而不去旣墮虜
計則又再遭官軍之毒是夏疾疫大作米斗錢

五百有自賊中逃歸者多困餓僵仆或驟得食而死橫屍枕籍道路涇港爲實哭聲振天地自古喪亂之邦未有如是之酷也穆目覩其事幸以身免因迹階亂之由與夫敗亡次敘記之以備後世史官採擇目之曰收復平江府記者本郭仲威揭示之文具爲吳人諱於不復云建炎四年四月二十日記仲威出於寇盜號郭大刀明年除揚真二州鎮撫使在郡長惡不悛劉平叔光世爲淮浙宣撫置司京口遣其將王德禽

仲威至麾下殺之

紹興戊午秦會之再入相遣王正道爲計議使以
修和盟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詮邦衡上書
曰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
識遂舉以使虜專用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
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日無故誘致虜使以詔
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也是欲劉豫我也且
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牢不可拔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

虜商監不遠而倫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虜人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之宰輔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

曾童穉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
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
說啗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見
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卹忘國大
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
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以陛下爲何
如主也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
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

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
陵夷不可復振可不爲慟哭流涕長太息哉向
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尚未肯臣虜況今
國勢旣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如項者醜虜陸
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
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
已萬萬不侔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
出虜人下哉今無故欲臣之屈萬乘之尊下穹
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

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汹汹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故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固不足道也秦檜爲心腹大臣而不爲之計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於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頃者禮部侍郎曾開以古議折之檜乃厲聲責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知而乃建議

日令臺省大臣僉議可否蓋畏天下議已令臺省侍臣共分謗耳有識者皆以謂朝廷無人吁可惜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尚能變左衽之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裳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知可否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

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三不答但云已令臺
諫侍臣議之矣嗚呼身爲執政不能參贊大政
徒取容充位如此若虜騎長驅近還能折衝禦
侮耶竊謂秦檜孫近皆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
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
橐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
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
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疏入責爲昭州
鹽倉而改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注福州簽判蓋

上初無深怒之意也至壬戌歲慈寧歸養秦諷
臺臣論其前言弗效詔除名勒停送新州編管
張仲宗元幹寓居三山以長短句送其行云夢
遶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
崙傾砥柱九陌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
意從來高難問況人生易老悲如許更南浦送
君去涼生岸柳銷殘暑耿斜河疎星淡月斷雲
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夜語鴈不到
書成誰與目斷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

汝舉大白唱金縷邦衡在新興嘗賦詞云富貴
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使猿驚鶴怨誤薜蘿
風月囊錐剛要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駕巾車
歸去有豺狼當轍郡守張棣繳上之以謂譏訕
秦愈怒移送吉陽軍編管棣乃擇使臣之刻核
者名游崇管押封小項簡過海邦衡與其骨肉
徒步以涉瘴癘路人莫不憐之至雷州太守王
彥恭趨雖不學而有識適使臣者行囊中有私
茶彥恭遣人捕獲送獄奏治別差使臣護送仍

厚饗以濟其渡海之費邦衡賴以少甦彥恭繇
此賢士大夫推重之棣訐邦衡後卽就除湖北
提舉常平乘輶一日而殂又數年秦始聞仲宗
之詞仲宗掛冠已久以它事追赴大理削籍焉
邦衡囚朱崖幾一紀方北歸至端明殿學士通
奉大夫八十餘而終謚忠簡此天力也 此一段
皆邦衡之子澥手爲刪定

揮塵後錄卷十 終

揮塵後錄卷十一

孫仲益每爲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所以家益豐
有爲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
達意于孫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
仲益忻然落筆且溢美之旣刻就遂寒前盟以
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啓以謝之仲益極
不堪卽以駢儷之詞報之略云米五斗而作傳
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
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

翟無逸云

韓璜叔夏爲司諫奉使江外回赴堂白事徐康國
爲兩浙漕亦以職事入謁中書康國自謂踐揚
之久率多傲忽旣詣省候于廊廡以待朝退一
綠衣少年已先在焉天尚未辨明康國初不知
爲叔夏也貌慢之偃然坐胡床雙展兩足於火
踏子之上目視雲霄久之始問曰足下前任何
處綠衣曰乍脫州縣時方事之殷外方多以獻
利害得審察之命因以求任使者康國疑爲此
等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際隨材授官乍脫州縣

者未易遽干要除有堂吏過與之揖康國且詫
于綠衣曰此某中奉也某在此儻非諸公調護
亦焉能久安耶語未終丞相下馬遣直省吏致
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迴得旨有所問未
及接見吏引綠衣以登回首揖康國而趨康國
始知爲諫官驚悵恐怖脚感踏子翻空灰火滿
地皇灼而退是時有流言劉剛據金陵叛剛知
之束身星馳詣闕自明適康國翌日再造有黜
袍後生武士復在焉康國反前日之轍先揖而

問之曰適從何來武士曰來自建康康國遽問
曰聞劉剛已反公來時如何武士作色曰吾卽
劉剛吾豈反者想公欲反耳康國又慚而去越
數日竟爲叔夏彈其交結堂吏臣所目覩而罷
外舅云

傅崧卿子駿以都司奉使二浙回行在所時王唐
翁張全真爲參政子駿旣至堂中諸公問以部
使者郡太守治狀子駿曰浙東提點刑獄王翹
殊不職次欲啓知明州張汝舟始悟適犯唐公

諱矣思所以避之卒然曰明州張守尤無狀頃刻之間二執政姓名俱及之

錢德載云

范擇善同宣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當塗奉雙親之官其父至上饒而殂寓於道旁之蕭寺中進退彷徨主僧憐之云寺後山半適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挈之勞而老僧平日留心風水此地朝揖絕勝誠爲吉壤擇善從之卽其地而殯之其後擇善驟貴登政府乃謀歸祔于其祖兆請朝假以往改卜時老僧尚在力勸不

從才徙之後擇善以飛語得罪於秦會之未還
闕言者希指攻之云同以遷葬爲名謁告於外

搔擾州縣遷謫而死

趙宣明云

季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啓云推赤心於腹中
君旣同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
秦答之云君旣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
自比於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漢老得之皇恐

者累月

建炎末范覺民當軸下討論之制論崇觀以來汎

濫受賞遷擢與夫入仕之人官曹殺亂宜從鑄汰自此僥倖之徒屏迹不敢出紹興辛酉御史迺言以謂方事之殷從軍之人多有受前日之濫賞者願亟罷此文以安反側詔從之蓋是時秦會之初用事也先是宣和初鄭達夫爲相達夫與會之俱華陽王氏壻會之以其兄楚材梓囑於達夫會傳墨卿使高麗達夫俾楚材以謙從墨卿補下班祗應洎回卽以獻頌直赴殿試祐陵實錄亦略載之又王顯道暎以達夫壻冒

寵位中大夫祕閣修撰且會之夫人同包也金
彥行安節爲諫官嘗陳其事於會之疏中二人
擯跡累年至是御史希會之旨以爲之地繇
此二人俱彼峻用不及一歲皆登從班

建炎末先人爲樞密院編修官被旨專一纂集祖
宗兵制書成進呈高宗皇帝覽之稱善諭宰臣
范覺民宗尹云王某所進兵制甚佳朕連夕觀
之爲目痛可改官與陞擢差遣賜其書名曰樞
庭備檢時秦會之爲參知政事素與先人議論

不同雖更秩然自此去國矣王鈇字承可會之
舅氏王本觀復之子會之心欲用之薦於上謂
有史才名適與先人偏旁相似上忽問云豈非
修兵制者乎會之卽應之云是也詔再除樞屬
徐獻之琛亦王氏甥與會之爲中表而師川之
族弟會之知高宗眷念師川不替一日奏事啓
上云徐俯身後伶俜可憐有弟琛能承兄之業
願陛下錄用之上從其請其後承可獻之皆爲
貳卿會之並緣罔上率皆類此

紹興己未周敦義葵爲侍御史梁仲謨汝嘉爲戶部尚書敦義欲論之甫屬藁而泄其事於仲謨時秦會之秉鈞仲謨致懇款於會之會之領略之是夕敦義牒閣門明朝有封事求對翌日會之奏事卽擬除敦義爲左史天意未允敦義方侍引會之下殿卽喻閣門云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又明日敦義立螭直前愬之高宗喻會之云周葵遽易之何也會之云周葵位長言路祿碌無所建明且進退百官臣之職也儻以

臣黜陟不公願先去位上云不須如此是日批
出周葵與郡遂出守雷川秦舍怒未已思多方
誤之未幾易守平江會李仲永椿年爲浙漕應
辦北使會之喻意仲永使爲之所仲永之回卽
入奏敦義在郡錫燕虜使飲食臭腐致行人有
詞講和之初不宜如此敦義落職罷郡謝表云
雖宰夫是供各司其職耳然王事有闕是誰之
過歟自是投閑十五年

紹興庚申秋虜人敗約復取河南故地秦會之在

相位蹤迹頗危時馮濟川檄爲貳卿一日相見告之云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如前此元老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袞未測淵衷如何公其爲我探之翌日濟川求對啓上云金寇長駈犯淮勢須興師如張某者當且以戎機付之高宗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濟川亟以告秦秦且喜且感濟川云適觀天意檄必被逐願乞瀘川以爲晝繡至晚批出馮檄令與外任遂以檄爲待制帥瀘南在任凡十二年

張文老云

方公美庭實興化人其父宣和中嘗爲廣南提學以卒公美後登科至紹興間自省郎爲廣東提刑以母憂去官服闋復除是職公美辭以不忍往秦會之不樂降旨趣行公美勉強之官謝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之遺愛尚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遠讀者哀之已而竟沒於嶺外

蘇

少連云

馬子約純紹興中爲江西漕時梁企道楊祖爲帥每強盜勅下貸命必配潮州喻部吏至郊外卽

投之江中如此者屢矣子約云使其合死則自
正刑典以其罪止於流故赦其生猶或自新旣
斷之後卽平人爾倘如此與殺無罪之人何以
異乎二公由此不咸後以他事交愬於朝俱罷
去初熙寧中子約父處厚默知登州建言乞減
放沙門島罪人處厚時未有嗣夢天錫一子當
壽八十仕至諫議大夫前人已記之矣子約隆
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壽八十一而終太中蓋
官制前諫議大夫也

紹興丁卯歲明清從朱三十五丈希真乞先人文
集序引文旣成矣出以相示其中有云公受今
維垣益公深知倚用而不及明清讀至此啓云
竊有疑焉朱丈云敦儒與先丈皆秦會之所不
喜此文傳播達其聞聽無此等語至掇禍明清
云歐陽文忠與王深父書云吾徒作事豈爲一
時當要之後世爲如何也朱丈歎伏除去之

近有名家子知邵州時辛永宗爲湖南總管駐劄
郡下永宗兄弟早侍上有眷秦會之方自虜中

來歸與富季申爭寵指諸辛爲黨會之深嫉之
及會之登師垣旣竄其兄企宗道宗邵守迎合
按永宗冒請全俸合計以贓會之得所申大喜
下本郡閱實焉永宗實以嘗立軍功許給有御
札非僞守先以計取得之以送秦矣秦旣當路
無從辯白竟準以盜論流端州盡籍其家以責
欠選郡僚之苛酷者使錄橐一簪不得與償旣
及數猶謂所遣官云前赴其家燕集以某器勸
酒今乃不見豈隱之邪殘刻有如是者

呂稽中

紹興壬戌罷三大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爲樞密使
語馬帥解潛曰雖云講和虜性難測不若姑留
大軍之半於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爲我草奏以
陳此事解用其指爲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
會之語韓云何不素告我而遽爲是邪韓覺秦
詞色稍異倉卒惶恐卽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
潛爲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
副使南安軍安置竟死嶺外

張子韶云

榮茂世蕤爲湖北漕置司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

王俊以其舊主帥岳飛父子不軌狀詣茂世陳首茂云我職掌漕計它無所預却之俊遂從總領汪叔詹陳其事汪卽日上聞秦會之得之藉以興羅織之獄殺岳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於茂世有霸府之舊秦屢加害而不從秦死榮竟登從班汪訐岳之後獄方竟而殂

豈非命歟

榮次新云

舅氏曾宏父生長綺紈而風流醞藉聞于薦紳長於歌詩膾炙人口紹興中守黃州有雙鬟小顰

者頗慧黠宏父令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二賦
客至代謳人多稱之見於謝景思所敘刊行詞
策後歸上饒時鄭顧道呂居仁晁恭道俱爲寓
客日夕往來杯酒流行顧道教其小獲亦爲此
技宏父顧鄭笑曰此真所謂效顰也後來士大
夫家與夫尊俎之間悉轉而爲鄭衛之音不獨
二賦而已明清兄弟兒時先妣製道服先人云
須異於俗人者乃佳舊見黃太史魯直所服絕
勝時在臨安呼匠者教令染之久之始就名之

曰山谷褐數十年來則人人數之幾遍國中矣
秦會之爲相高宗忽問陳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
閑却當與一差遣會之乃繆以元承爲對云今
從韓世忠辟爲宣司參議官元承季任適同姓
名上笑云非也好士人豈肯從軍耶因此遂召

用

仲舅云

姚宏字令聲越人也父舜明廷暉嘗任戶侍令聲
少有才名呂元直爲相薦爲刪定官以憂去秦
會之當國妻求官不報張如瑩澄與令聲爲中

表令聲托爲扣之秦云廷暉與某靖康末俱位
柏臺上書粘罕乞存趙氏拉其連銜持牘去經
夕復見歸竟不僉名此老純直非狡獪者聞皆
宏之謀也繇是薄其爲人如瑩以告令聲令聲
曰不然先人當日固書名矣今世所傳秦所上
書與當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以掠美名用此
誑人以僕嘗見之所以見忌已而言達於秦秦
大怒思有以害之會令聲更秩調知衢州江山
縣適當亢旱有巡檢者自言能以法致雷雨試

之果然而邑民訟其以妖術惑衆追赴大理竟
死獄中初令聲宣和在上庠有僧妙應者能
知人休咎語令聲云君不得以令終候端午日
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令聲初
任監杭州稅任三載足迹不敢登吳山將赴江
山也自其諸暨所居越越來訪帥憲旣歸出城
數里值大風雨亟愒路旁一小廟中見庭下榴
花盛開妍甚可愛詢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
乃五月五日令聲慘然登車未幾遂懼其酷弟

寬字令威問學詳博注史記行於世三乘九流
無所不通紹興辛巳歲完顏亮舉國寇淮江浙
震恐令威云木德所照當必無它故詔書云歲
星臨於吳分者是也高宗幸金陵以其言驗令
除郎召對奏事之際得疾仆於榻前徐五丈敦
立戲云太史當奏客星犯帝座甚急上念之亟
用其弟憲於朝憲無它材能不逮二兄後登政
府命也

熊叔雅彥詩伯通之孫早有文名紹興初入館權

郎秦會之秉鈞指爲趙元鎮客擯不用者十年
慈寧回鑾會之以功陞維垣叔雅以啓賀之云
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
之略會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其後
王日嚴職爲少蓬權直禁林會之加恩取其聯
入制詞中翌日卽除禮部侍郎甲戌歲策士于
庭有引此以對大問者遂魁天下

薛仲藏云

外舅方務德有聞見手記近事凡六條今悉錄之
錢適爲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文肅失眷亟

上彈章旣施行然後謁告尋遷中執法吳伯舉
天用當制其詞云思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
子未幾擊吳罷去鄭亨仲云臆寇犯浦江境上
適具衣冠迎拜道左對渠魁痛毀時政以倖苟
免寇謂適受朝廷爵秩之厚如此乃敢首爲訕
上之言亟命其徒殺之亨仲居浦江目覩其事
汪彥章詔旨中作適傳亦甚詆之

李孝廣崇寧間爲成都漕以點檢邛州士人費又
韋直方私試試卷詞理謗訕龐汝翼課冊係元

祐學術譏詆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孝
廣遷官後紹興庚戌孝廣之子倛屬疾於婺州
謂有妖孽招路時中治之時中始不肯言倛託
親舊扣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乂者獨不肯但
已且莫知其故尋以告倛倛云若爾某疾不復
起矣因自道向來費乂等事寔倛以告其父後
又輩俱客死于路

政和初方允迪將就廷試前期聞御注老子新頒
賜宰執欲得之以備對會允迪與薛肇明有連

亟從問之乃云無有也一日入薛書室試啓書
篋忽見之盡能記憶洎廷試果發問毛達可友
得對策大喜卽欲置魁選而強隱季淵明爲參
詳官力爭謂其間贊聖德處有一二語病必欲
置十名之後達可尤力辨旣而中夜思之時中
人絡繹於諸公間萬一轉而上聞非徒無益乃
議寘十二名猶在甲科是時陳彥方以術得幸
又令使預占今歲甲科幾人彥云七人而中人
輩欲神其說密喻主司僅取此數旣而傅崧卿

以上舍薛尚友盛并以執政子皆寘甲科卒取
十人允迪乃在乙科第四允迪卽外舅之仲父
也

紹興初經從嚴陵邢鈴轄招飯時老璫趙舜輔在
焉坐間邢趙相語云頗記吾曹同在延福宮時
事否趙唯唯因叩其事邢云一日梁師成譚稹
坐於延福宮門下二人寔從主管西城所李彥
者過門下馬致禮於譚梁甚恭旣去譚謂梁早
來聞玉音否可畏哉趙問梁何言答云適見李

彥於榻前納西城所羨餘三百萬緡上顧彥云
李彥李彥莫教做弄一火大賊來斫却你頭後
怎奈何不數年彥果以橫斂被誅

孟富文庾爲戶部侍郎紹興辛亥之歲邊遽少寧
廟堂與一二從官共議以謂不若乘時間隙分
遣諸將削平諸路盜賊其方張不易擒者莫如
閩之范汝爲乃以命韓世忠而世忠在諸將雖
號勇銳然病其難制或爲州縣之害當選從官
中有風力者一人置宣撫使世忠副之以行而

在廷寔難其選衆乃謂孟人物旣厯厚且嘗爲韓所薦首遷本部尚書遣之又以爲韓官已高亦非尚書所能令乃欲以爲同簽書上意已定時洪成季擬爲禮部尚書呂丞相以孟除與成季參預之命同進上留擬狀值連數日假告而已甚播初沈必先爲侍御史時嘗擊去成季至是沈召還舊列成季亦復爲宗伯以呂丞相初拜未欲論也至是聞將大用亟奏成季罷去上意以謂二相初拜薦二執政其一已先擊去其

一萬一又有議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亟批出富文除參知政事蓋適記前日除富文誤當成季所擬官二相亦恐紛紛不復申前說也然亦議定俟閩中使還卽罷之而會逢多事在位獨久凡三年然後去國

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自虜中南歸詔遣參知政事王慶曾次翁與后弟韋淵迂于境上時虜主亦遣其近臣與內侍凡五輩護后行旣次燕山虜人憚於暑行后察其意虞有他變稱疾請於

虜少須秋涼進發虜許之因稱貸於虜之副使
得黃金三百星且約至對境倍息以還后既得
金營辦佛事之餘盡以犒從者悉皆懽然途中
無間言由此力也既將抵境上虜必欲先得所
負然後以后歸我后遣人喻指於韋淵淵詞曰
朝廷遣大臣在焉可徵索之遂詢於王初王之
行也事之纖粟悉受頤指於秦丞相獨此偶出
不料虜人趣金甚急王雖所賞甚厚然心懼秦
疑其私相結納歸欲攘其位必貽秦怒堅執不

肯償相持界上者凡三日九重初不知曲折但與先報后渡淮之日旣愆期張俊爲樞密使請備邊憂慮百出人情洵洵謂虜已背盟中變矣秦適以疾在告朝廷遂爲備邊計中外大恐時王喚以江東轉運副使爲奉迎提舉一行事務從王知事急力爲王言之不從喚乃自哀其隨行所有僅及其數以與之虜人喜后卽日南度疑懼釋然而王不預也王歸白秦以謂所以然者以未始稟命故不敢專秦以王爲畏已果大

喜已而后泣訴於上王某大臣不顧國家利害如此萬一虜生它計於數日間則使我母子不相見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誅之初樓炤仲輝自樞府以母憂去位終制起帥浙東儲之欲命謝於虜廷至是秦爲王營揀回護謂宜遣柄臣往謝之於是輟仲輝之行以爲報謝使以避上怒逮歸上怒稍霽然終惡之秦喻使辭位遂以職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於四明秦終憐之餽問不絕秦之擅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過忤

其指例以罪行獨王以此情好不替王卒特爲
開陳贈卹加厚諸子與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
者又數人以便其私議者謂秦居政府二十年
間終始不貳者獨見王一人而已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父文清
以蔭入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爲魁用
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啓贄見云傳
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間居提筆文場曾寵平津
之爲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著題矣後與明清

詩云吾宗擇壻得羲之令子傳家又絕奇甥舅
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爲徐敦立覽之笑
云此迺用前日之啓爲體修報耳

孫立者壽春人少爲盜敗露竄伏淝河中覺有物
隱然抱持而出乃木匣一啓視之銅印一顆云
壽州兵馬鈐轄之印印背云太平興國八年鑄
後三十年以從軍之勞差充安豐軍鈐轄安豐
卽昔日壽州也遂用此明清爲判官日親見之
楊原仲愿秦會之腹心爲之鷹犬凡與會之異論

者駟除殆盡以此致位二府出守宣城王公明
與原仲爲中表原仲爲之經營舉削改官得知
蘄水縣往謝原仲款集醉中戲語原仲云昔嘗
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與渠書其間頗及秦
之短尚記憶否公明初出無心也原仲聞之色
如死灰卽索之云偶已焚之原仲自此疑公明
慮其以告秦出入起居跬步略不斲捨夜則多
以人陰加防守公明妻求歸而不從深以爲苦
如此者幾歲原仲移帥建業途中亦如是焉旣

抵金陵館于玉麟堂後宇諸司大合樂開燕守
卒輩往觀優戲稍息公明忽覩客船纜于隔岸
亟與其親僕挈囊喚而登之遁去會散原仲呼
之則已遠矣卽遣人四散往訪之邈不可得原
仲憂撓成疾而斃

蘇訓直云

魏道弼良臣與秦會之有鄉曲共學之舊秦旣得
志引登禁路道弼恃其久要一日啓于秦曰某
昨夕不寐偶思量得一事非晚郊祀如遷客之
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內徙以召和氣秦曰足下

今作何官道弼云備員吏部侍郎秦復曰且管
了銓曹職事不須胡思亂量翌日降旨魏良臣
與郡出守池州已而罷去世言秦有度量恐未
必然也

建中靖國初陸農師執政時天下奏案率不貸命
農師語時相云罪疑惟輕所以讞上一門引領
以望其生今一切從死所傷多矣時相然其言
自是有未減者乾道初忽降旨揮云法令禁姦
理宜畫一比年以來旁緣出入引例爲弊殊失

刑政之中應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款直引
條法定斷更不奏裁是時外舅方務德爲刑部
侍郎入議云切詳今來旨揮今後犯罪者有司
並據情款直引條法定斷更不奏裁切恐其間
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命
官犯罪議親貴之類州郡難以一切定斷今來
除並不得將例冊引用外其有載在勅律條令
明言合奏裁事件欲乞並依建隆二年二月五
日勅文參詳到事理施行得旨從請二者皆仁

人之言其利博哉

明清頃焉不自度量嘗以聞見漫緝小帙曰
揮塵錄輒以鏤板正疑審是於師友之前久
矣竊伏自念平昔以來父祖談訓親交話言
中心藏之尚餘不少始者乏思慮筆之簡編
傳信之際或招怨尤今復惟之侵尋晚景倘
弃而不錄恐一旦溘先朝露則俱憶渺茫誠
爲可惜若夫於其中間善有可勸惡有可戒
出於無心可也豈在於因噎而廢食朝謁之

暇濡毫紀之總一百七十條無一事一字無所從來釐爲六卷名之曰揮塵後錄尚容思索嗣列於左紹熙甲寅上元日汝陰王明清書于武林官舍半山樓

古之史官小事書於簡牘所謂廣記備言者在此東漢以後傳記益衆皆以爲史筆之資然而詮擇不精疑信相半紬書者病之汝陰王仲言家傳史學三世矣族黨交游無非一時名公巨人平日談論皆後學之所未聞者

渡江以來簡冊散亡老成凋落於是有攷焉
曩嘗筆其所聞爲揮塵錄旣又續之所記益
廣其間雅健之文著述之體誠有所自來也
儻使遂一家之言當不愧實錄云海陵王禹
錫謹書

雪溪公嘗著國朝史述仲言其仲子也其祖
授學於歐陽永叔之門仲言又授學於李仁
甫之門不惟家傳史學三世其師友淵源盖
有自矣前集中多載國朝巨典盛事茲集十

有一卷法戒具見毫端自稱無一事一字無
所從來俾趙姓之竊婦翁張鑑書以為已有
者聞之不慙惶無地耶虞一毛晉識

揮塵後錄卷十一

終

揮塵第三錄總目

卷之一

孝宗登真如寺鍾樓

高宗東狩四明日錄

劉希范責鄒志全書

婁陟明上高宗書

吳處厚與蔡持正不和

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爲實錄檢討官

卷之二

龍眠三李

宋惠直樂語

九江碑工李仲寧不肯刊黨籍姓名

蘇叔黨善畫窠石

徽宗宣曾空青至行宮

錢遜叔治宿州

張夫人哭魏夫人詩

劉季高謁詹安世

秦會之陳議狀

王幼安草檄

王稟徐微李邈忠義事迹

呂張以勤王檄諸郡

曾空青跋真草千字文略

李夫人盡獲羣賊

向伯恭徐端益忠義

趙叔近守秀州

卷之三

劉廷黃大本朱弁行狀

高宗召見張九成

呂元直趙元鎮相排

許志仁善戲謔

靠背交椅自梁仲謨始

曾空青辯謗錄

岳侯與王樞密墓地一同

黃達如監察御史

洪景伯試克敵弓銘

鄭亨仲節制尊嚴

曹庭堅遭遇秦相

建炎荊州遺事

湯致遠帥浙東

陳師禹責降

孟仁仲上表

万俟元忠薦汪明遠

鄭恭老上殿陳劄子

陳忠肅得罪秦師垣

李泰發寓書秦相

汪明遠宣諭荆襄

王權和州與虜接戰

胡昉夸誕

湯進之封慶國公

尤延之博物洽聞

揮塵第三錄總目終

揮麈第三錄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緝

明 海虞 毛 晉 訂

佛宇掛鍾之閣多虛其中蓋欲聲之透徹也孝宗
潛躍在幼歲時偶至秀州郡城外真如寺登鍾
樓遊戲而僧徒先以蘧蔕覆空處上快履其上
遂并墜焉旁觀之人失色無措亟往視之乃屹
然立于席上略無驚怖之狀此與夫國史所載
太祖皇帝少年日人馬俱墮于汴都城樓者若

合一契焉

陳揆彥縕云

明清前年虱底百僚夏日訪尤丈延之語明清云中興以來省中文字亦可引證但建炎已酉之冬高宗東狩四明登舶涉嶮至次年庚戌三月回次越州數月之間翠華駐幸之所排日不可稽考奈何明清卽應之曰自昔以來大臣各有日錄以書是日君臣奏對之語當時呂元直爲左僕射覺民爲叅知政事張全真爲簽書樞密院皆從上浮于海早晚密衛于舟中者樞密都

承旨辛道宗兄弟也逐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呂
范二家皆居台州全真鄉里常州若行下數家
取索日錄參照則瞭然不遺時刻矣延之云甚
善便當理會繼而延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
去秋赴官吳陵舟過茂苑訪一親舊觀其所藏
書因得已酉年李方叔正民代言詞掖從行航
海所紀頗備明清所緝後錄取王穎彥錢穆記
錄其間於此亦有相犯者姑悉存之所恨尤先
生不及見之耳其目云中書舍人李正民乘桴

記曰建炎巳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日下
詔奉隆祐太后六宮外洎六曹百司皆之南昌
命簽書樞密院事滕康資政殿學士劉珏同知
從衛三省樞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
郎吏皆分其半從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
司辭於內東門閏八月一日內出御筆以固守
建康或左趨鄂岳右駐吳越集百官議于都堂
羣臣皆以鄂岳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車駕一
動卽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

有乃決吳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呂頤浩爲左僕射杜充爲右僕射繼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撫使留平建康府沿江諸將並聽節制二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六日車駕離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學士張守簽書樞密院周望爲兩浙宣撫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爲江南荆湖宣撫使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頤浩不可離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從官以下先發初五日車駕離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

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一月二十日知杭州
康允之遣人押到歸朝官某人云自壽陽來報
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以未得杜充周
望奏報朝廷大駭集從官議欲移蹕江上親督
諸將爲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對於便坐或謂
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宰相呂頤浩
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周望奏狀
錄到杜充書虜騎至和州已召王瓌移師南渡
杜充親督師詣采石防守朝廷稍安從官乃請

遣兵應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慮胡
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從趨衢信以迫行在也二
十一日命傅崧卿爲浙東防遏使令召募土豪
以備衢信得江州報胡人破黃州由鄂州渡江
向興國軍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來云隆祐一
行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發往虔州矣二十二
日從官又請對慮胡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荀
輕兵三千從車駕至平江府倚周望韓世忠兵
以爲援仲荀方自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

計而令張俊兵以次進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不可留遂決意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曉諭軍兵以迎敵之說乃以二十三日先發兵三千車駕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堰宿頓是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已自建康府徑路犯杭州界遂倉猝回鑾二十六日次越州城下從官對于河次亭上議趨四明呂頤浩奏欲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以爲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

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或留越
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
叅知政事是日早駕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
過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門雨作自是路
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苦命兩浙
轉運使陳國瑞泐路排頓用炭一千二百斤猪
肉六百斤以給衛士云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
明居于府廨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監察御史林
之平自春中遣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繼而

至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宰執
早朝至行宮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舟何往
頤浩喻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軍盡捕
諸班直囚之十三日誅其首者十有餘人並降
隸諸軍以侍御史趙鼎爲御史中丞十四日臺
諫請對上喻以不得已之意又探報虜人已入
杭州劉俊引兵出戰不勝康允之走保赭山詔
六曹百司官吏並於明越温台從便居住於是
左右司御營使司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羣

臣欲朝至殿門有旨放散惟宰執入對既退車
駕遂登舟至定海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
行吏部侍郎蘇望之以疾辭不至詔給寬假給
事中汪藻乞陸行以從十八日聞有使人至命
范宗尹趙鼎復回明州以修贄既至乃前所遣
報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
日遣權戶部員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二
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云虜人已在西興下
寨別令人馬自諸暨趨嵎縣徑入明州乃議移

舟之温台是日范宗尹趙鼎回至行在二十六日啓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云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風碇海中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章安鎮駐舟知台州晁公爲與李承造皆來上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姚把隘官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見在青龍鎮就糧欲俟敵人之歸爲擊計初命世忠駐兵鎮江控扼後聞胡人自采石濟師上

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請以御筆召之上曰朕與世忠約堅守今聞乃來於是遣中使賚詔世忠聞采石失守已離鎮江府登海舟矣至得奏上優詔答之四日象山縣報人馬至明州張俊爲戰守備明州西城外民居盡蕪之矣然其意亦欲來赴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繳到杜充書已在真州與劉位聚兵爲邀擊計徐州趙立以師三千來援建康守陳邦光及戶部尚書李梈皆降于虜六日張俊奏云

二十九日正月初二日凡敵殺傷相當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賁到二級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策應又出手詔趣杜充趙立劉位激勵使戰以爲後圖皆親書示宰執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緋抹額賊衆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賊赤心隊劉晏出戰敗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棄城保華亭縣又探建康人馬皆焚糧草收金銀稍稍渡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云八日張思正奏云張

俊出兵擊退虜騎思正與劉洪道李質分兵追躡九日張俊已自台州陸趨行在意恐金人小衎濟師而來力不能拒爾前此屢奏求海舟朝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旣得此奏甚以爲憂又慮李鄴已迎降虜人以越爲巢穴其經營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以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帛又夜過行在不乞朝見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到虔州前此得信州探報云十

七日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東岸知州楊淵棄城走朝廷深慮胡人追躡然本謀南昌之行意謂虜人未必侵犯雖離建康日得密旨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後至平江議者乃云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爲憂遂命劉光世自淮南移軍于江州以爲南昌屏蔽旣至而軍中月費十三萬緡知州事權邦彥以用度不足告于朝廷命洪州三省密院應副至十一月中權邦彥乃奏

言得東平府故吏卒報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朝廷雖遽命起復而邦彥已離郡去及胡騎渡江光世乃言初謂斬黃間賊寇遣兵迎擊既知其爲金人遂回軍隆祐以初八日行胡騎以十四日到城下於是知州王子獻以下皆走胡騎入犯撫州執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根括境內金銀走洪州送納虜怒其少云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乃知信州陳杓探報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

及陳彥在餘姚屢獲首級及稱李鄴並無關報
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並放散把隘人兵及管
待虜人與之飲燕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
必迎降矣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胡人一名
至行在戮之知邵武軍張翊奏有光澤縣弓手
同胡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
斬首於是福建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適奏乞
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
撰程邁代之十五日胡人再犯餘姚朝廷欲遣

張公裕以海舟數千載兵直抵錢塘江下燒燹
胡人所集舟船衆以公裕素不知兵又慮海舟
反爲胡人所得皆以爲不可十六日雷雨發聲
十七日劉洪道人以十三日一更水陸並進直
至城下洪道與張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
李質已擅趨台州朝廷方降三官今還四明已
無及矣又聞南昌胡騎入潭州而洪撫建昌之
間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邁申先因出城招
集民兵以軍事付訓練官承信郎蔡延世凡八

易回延世拒而不納十八日移舟離章安鎮始
張俊既移軍朝廷議分遣其將領率兵應授明
州上不欲遣乃止謂他時駐蹕之後資以彈壓
蓋行在諸軍此皆精甲全裝稍整齊爾又批令
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然議者皆慮明既失守
則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晚雷
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一日泊温州港
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問安隆祐宮自
後不復記錄聞行在已駐温州矣已上李所記

云耳明清又聞是歲越州郡守李鄴旣以城降
通判曾忒罵賊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
一嬰兒獲免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募
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拒之賊旣不知其地
勢又不測兵之多寡爲之小却彷徨不敢進者
一晝夜繇是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
詔特贈忒直祕閣命其弟忒子密以官穎士遷
兩官擢通判州事時又有宋輝者爲大漕治事
秀州之華亭縣聞龍艘已涉巨浸卽運米十萬

石以數大舶轉海訪尋六飛所向至章安鎮而
與御舟遇百司正闕續食賴此遂濟多事之際
若二人輝與穎士者可謂奇績而忘之忠節
皆恨世人未多知之穎士福州人登進士第紹
興中爲刑部郎中輝敏求之孫後爲祕閣修撰
知臨安府忘南豐先生之孫密卽所逃嬰兒也
嘗知南安軍

鄒志全旣以元符抗疏徙新州繼又遭温益鍾正
甫之困辱禍患憂畏瀕於死所建中靖國之初

召還自流人不及一年遂代言西掖傷弓之後
噤不出一語吳興劉希范時爲太學生以書責
之陳義甚高云玁少而學經究觀春秋責備賢
者之義私切疑之以爲世之賢者不易得也求
之百餘年間所得不過十數人求之億萬人間
所得不過一二人苟有未至猶當掩蔽以全其
名奈何反責其備哉及長式觀史氏眇覲昔人
特立獨行以自著見者甚衆然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其能終始一德以全公忠之節者幾希稱

於當年罕全令名著於史氏鮮有完傳豈特賢者之過哉亦當時君子不能相與輔其不及之罪也然則春秋責備之義是乃垂戒萬世欲全賢者之善此某所以不避僭易輒獻所疑於門下也某自爲兒童卽聞閣下場屋之名及有知識又誦閣下場屋之文固以閣下爲當今辭人然未敢直以古人大節望閣下也暨游太學在諸生中往往有言前數年有博士鄒公經甚明文甚高行甚修不能低回當世以直去位方且

歎息願見風采而不可得未幾閣下被遇泰陵
進列諫垣極言時政萬里遠謫方是之時某亦
東下所過郡縣每見親朋故舊下及田夫里婦
必問閣下貌孰似年今幾逢天子之怒誰與解
之家累之重誰與恤之莫不咨嗟稱誦或至泣
下前此以言得罪者衆矣閣下之名獨隱然特
出不知何以致此豈忠信之誠感於人心者深
而然耶則天下所以待閣下雅亦不爲不重矣
今天子嗣位首加褒擢授以舊職繼拜司諫乃

直起居乃典文誥歲未再周職已五易越錄超等罕見其比則天子所以望閣下雅亦不爲不大矣爰自入朝以來天下之士翹首跂踵冀閣下日以忠言摩上不謂若今之爲起居舍人者止司記錄而已也不謂若今之爲中書舍人者止事文筆而已也踰年之間不過言一張寅亮之不可罪爾其他不聞有所發明言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有識之士私切疑之始閣下之爲博士不顧爵位力言經

術取士之美拂衣而歸非知有紹聖之報也其
爲諫官不避誅責極陳中宮廢立之失遠貶蠻
徼非知有今日之報也誠以信其所學行其所
志耳然昔以博士而言之今以侍從而不言昔
未信於君而言之今信於君而不言此人之所
以疑也爲閣下解者曰閣下之不言以職非臺
諫也疑者曰唐文宗命魏謩以兩省屬皆可論
朝廷事故范希文爲祕閣校理則言人主不宜
北面爲壽爲東南安撫則言郭后不宜以小過

廢爲天章閣待制則言時政所以得失爲開封
尹則言遷進所以公私後世之議希文者必稱
其愛君忠國不聞罪其侵官也今以職非臺諫
而不言是不以希文自處也爲閣下解者又曰
閣下之不言以當今無大得失也疑者曰唐太
宗嘗怪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諫者數十不止褚
遂良謂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橫流則無復事
矣當今庶政之行雖曰盡善亦豈無過舉者乎
百官之間雖日多才亦豈無姦佞者乎從官相

繼而出豈皆以不稱職乎言官相繼而逐豈皆以其罪乎事之若制器雕俎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其君也則閤下不免天下之疑必矣方閤下有正言之命人人相賀其君子曰爲我寄聲正言公柳宜城堅於守政不以久位爲心自謂舌不可禁故能全其名白居易力爭安危不以被斥介意晚益不衰故能全其節公其勿倚勿跛引明主於三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利天下其小人曰爲我善祝正

言公汲直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爰縈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中公其慎言毋去朝廷今閣下未
肯力言時事豈亦哀憐小人不忍違其所請乎
豈亦有意君子所謂有待而言乎伏願閣下上
思聖主進用之意下思君子跂望之心數陳讜
言以輔聖政使堯舜成康之治復於一朝閣下
之功豈淺淺哉某性介且僻動與世忤又惡奔
競之風往來京師幾五歲矣其於公卿權貴雖
有父兄之舊未嘗一登其門輒造門下以獻所

疑非敢求之也蓋以天子仁聖切於治正古人
所謂難得之時每欲自爲一書以獻又耻與覬
覷恩賞者同受疑於世私念當今天子素所深
信莫如閣下者公忠直道而行亦莫如閣下者
閣下不言誰爲吾君言之故陳所疑以裨萬一
狂易之罪誠無所逃然區區之意非獨爲閣下
計也爲朝廷計也非獨爲朝廷計爲天下計也
未識能賜垂聽否志全繇是復進讜論曾文肅
薦之祐陵欲令再位言路不契上指文肅云臣

近日屢探蹟其議論極通疏兼稍成時名願更
優容上云何可得它如此上又云宰相執政所
引人才如浩前年是宣德郎今作兩制已多時
朕所欲主張人才又却似難蓋崇恩以宿憾言
先入矣未幾文肅罷政志全再竄昭州此文肅
手記云爾希范名珏後登第浸登華要建炎初
拜同知三省樞密院竟以勁節聞於時爲中興
之名臣子唐稽孫三傑也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
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制詔英祖入繼大統
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
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憂勤
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
未繁前星不耀孤力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
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及乎崇
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
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

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違天鑒藝祖在上
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黠虜所
以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
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
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
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
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尉在天之靈下係人心
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
不敢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此

婁陟明上高宗皇帝書也陟明名寅亮永嘉人
早負才名游上庠有聲南度後始爲上虞丞大
駕蹙駐越上陟明扣閭抗疏以陳是說首發大
計之端上讀之大以歎寤富季申時爲樞密從
而薦之卽令召對改官除監察御史告詞云汝
俊造策名慷慨自任上書論事憂國甚深深有
大用之意未幾會秦師垣入相嫉之摺其前任
微罪廢棄以終先人與之有太學同舍之舊封
事之初實縱吏之手寫副本以見遺云時紹興

元年十一月也或云陟明被譴後還鄉值江漲
父子沒於巨浸未知果否

蔡持正既孤居陳州鄭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從
毅夫作賦吳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來
謁毅夫間與持正遊明年持正登科寔顯於朝
矣處厚辭王荆公薦去從滕元發薛師正辟於
中山大忤荆公抑不得進元豐初師正薦於王
禹王甚蒙知遇已而持正登庸處厚乞憐頗甚
賀啓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釋天下霖雨之望

尉海內巖石之瞻帝渥俯臨輿情共慶共惟集
賢相公道包康濟業茂贊襄秉一德以亮庶工
遏羣邪以持百度始進陪於國論俄列俾於政
經論道於黃閣之中致身於青霄之上竊以閩
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士澤于秦
而騁辯汲汲霸圖義輔漢以明經區區暮齒孰
若遇休明之運當強仕之年尊主庇民已陟槐
廷之貴代天理物遂躋鼎石之崇處厚早辱埏
陶竊深欣躍豨苓馬敦敢希乎良鑒之求木屑

竹頭願充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之意
是時王蔡並相禹玉薦處厚作大理寺丞會尚
書左丞王和甫與御史中丞舒亶有隙元豐初
改官制天子勵精政事初嚴六察亶彈擊大吏
無復畏避最後糺和甫尚書省不用例事以侵
和甫和甫復言亶以中丞兼直學士院在官制
既行之後祇合一處請給今亶仍舊用學士院
厨錢蠟燭爲贓罪亶奏事殿中神宗面喻亶亶
力請付有司推治詔送大理寺亶恃主媵盛隆

自以無疵欲因推治益明白且上初無怒亶意姑從其請而已處厚在大理適當推治亶擊和甫而和甫與禹玉合謀傾亶亶事得明必叅大政亶若罪去則禹玉必引和甫並位將代持正矣處厚觀望佑禹玉鍛鍊傳致固稱亶作自盜贓是時大理正王吉甫等二十餘人咸言亶乃夾誤非贓罪明白禹玉和甫從中助下亶于獄坐除名之罪當處厚執議也持正密遣達意抹亶處厚不從故亶雖得罪而御史張汝賢楊畏

先後論和甫諷有司陷中司等罪出和甫知江
寧府致大臣交惡而持正大怒處厚小官規動
朝聽離間大臣欲黜之未果會皇嗣婁天處厚
論程嬰公孫杵臼存趙孤事乞訪其墳墓神宗
喜禹玉請擢處厚館職持正言反覆小人不可
近禹玉每挽之憚持正輒止終神宗之世不用
哲宗卽位禹玉爲山陵使辟處厚掌牋表禹玉
薨持正代爲山陵使首罷處厚山陵畢事處厚
言嘗到局乞用衆例遷官不許出知通利軍後

以賈種民知漢陽軍種民言母老不習南方水土詔與處厚兩易其任處厚詣政事堂言通利軍人使路已借紫矣改漢陽則奪之一等作郡請仍舊持正笑曰君能作真知州安用假紫邪處厚積怒而去其後持正罷相守陳又移安州有靜江指揮卒當出戍漢陽持正以無兵留不遣處厚移文督之持正寓書荆南帥唐義問固留之義問令無出戍處厚大怒曰汝昔居廟堂固能害我今貶斥同作郡耳尚敢爾耶會漢陽

僚吏至安州者持正問處厚近耗吏誦處厚秋
興亭近詩云雲共去時天杳杳鴈連來處水茫
茫持正笑曰猶亂道如此吏歸以告處厚處厚
曰我文章蔡確乃敢譏笑耶未幾安州舉子吳
犯御名自漢江販米至漢陽而郡遣縣令陳當至
漢口和衆吳袖刺謁當規欲免衆且言近離鄉
里時蔡丞相作車蓋亭十詩舟中有本續以寫
呈旣歸舟以詩送之當方盤量不暇讀姑置懷

袖處厚晚置酒秋興亭遣介亟召當當自漢口

馳往旣解帶處厚問懷中何書當曰適一安州
舉人遺蔡丞相近詩也處厚亟請取讀篇篇稱
善而已蓋已貯於心矣明日於公宇冬青堂箋
注上之後兩日其子柔嘉登第授太原府司戶
至侍下處厚迎謂曰我二十年深仇今報之矣
柔嘉問知其詳泣曰此非人所爲大人平生學
業如此今何爲此將何以立於世柔嘉爲大人
子亦無容迹於天地之間矣處厚悔悟遣數健
步剩給緡錢追之馳至進邸云邸吏方往閣門

投文書適校俄頃時爾先子久居安陸皆親見之又伯父太中公與持正有連聞處厚事之詳世謂處厚首興告訐之風爲搢紳復讎禍首幾數十年因備敘之

先人手記

秦會之暮年作示孫文云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藁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數稱亂道邢尚氣臨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卽是亂道請公讀試爲公櫜括邢疾讀至

有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
豐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歸閱數
十過終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
文章軒輊諸公間以上秦語其首略云文之始
出秦方氣燄熏天士大夫爭先快覩而傳之今
猶有印行者存焉是時明清考國史及前輩所
記卽嘗與蘇仁仲訓直父子言之矣案曾南豐
元豐五年受詔修五朝史爲中丞徐禧所沮寢
命繼丁憂而終蓋未嘗濡毫初亦不曾修英宗

實錄也陳無已元祐三年始以東坡先生傳欽之李邦直孫同老薦于朝自布衣起爲徐州教授距南豐之沒後十年始仕亦未始預編摩也邢和叔元豐間雖爲崇文館校書郎不兼史局英宗實錄熙寧元年曾宣靖提舉王荆公時已入翰林請自爲之兼實錄修撰不置官屬成書三十卷出於一手東坡先生嘗語劉壯輿義仲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爲國朝諸史之冠不知秦何所據而云義仲道原子也

先人

手記

揮塵第三錄卷一終

揮麈第三錄卷二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薦紳間與蘇黃游兩集中有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冠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來鼎彝之類爲考古圖又有李元中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貴毋相忘其後位俱不顯

約宋刻
作納

先大父大觀初從郎曹得守九江自鄉里汝陰之官有同年生宋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爲德

化縣主簿迎侍其父以來先祖愛其清修好學甚前席之教以習宏詞科日與出題以其所作來呈不復責以吏事會王彥昭渙之出帥長沙令作樂語以燕犒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爲僉書節度判官且俾預席其藁不存但記憶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墨從來汝穎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口逢故人況有錦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先祖

讀之大喜以謂句句着題薦之于時相何清源
卽除書局已而中詞科自此聲名籍甚惠直字
子溫其子迺貺也紹興間鼎貴亦不復相聞今
又未知其子孫猶知之否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
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
呼仲寧使劓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
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爲
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

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
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
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
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
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
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
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大
之居時當六月積水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

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
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
它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
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醕酒一鍾錫賚
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
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胡元功

云○蔽宋刻作做

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駐蹕郡治外祖曾空青
以江南轉運使來攝府事應辦忽宣至行宮上

引至深遠之所問勞勤渥命喬貴妃者出焉上
回顧語喬曰汝在京師每問曾三此卽是也特
令汝一識耳蓋外祖少年日喜作長短句多流
入中禁故爾取七寶杯令喬手擎滿酌并以杯
賜之外祖拜貺而出明清少依外氏寶杯猶及
見之今不知流落何所

錢遜叔伯言穆父之子臨政有風采知宿州日有
虹縣士民陳詞舉留邑宰宰貪酷之聲遜叔先
已聞之至是衆趨廷下遜叔令吏卒舉挺擊出

左右言似不須如此遜叔笑云彼中打將來此

間打廻去

蘇仁仲云

曾文肅熙寧初爲海州懷仁令有監酒使臣張者
小女甫六七歲甚爲惠黠文肅之室魏夫人憐
之教以誦詩書頗通解其後南北睽隔紹聖初
文肅柄事樞時張氏女已入禁中雖無名位以
善筆札掌命令之出入忽與夫人相聞夫人以
夫貴疏封瀛國稱壽禁庭始相見敘舊自後歲
時遣問夫人沒張作詩以哭云香散簾幃寂塵

生翰墨閑空傳三壺譽無復內朝班從此絕迹
矣後四十年靖康之變張從昭慈聖獻南渡至
錢唐朱忠靖筆錄所記昭慈遣其傳導反正之
議張夫人者卽其人也年八十餘終

先孃子云

劉季高岑未達時詹安世度帥中山以貧甚携王
履道書往謁之旣至彼館勞甚至酒食遊戲徵
逐無虛日而畧無一語及他時河北盜賊已充
斥留連逾月季高興懷歸之念因漫扣之詹云
足下之來何幹度豈不能曉其敢苦相挽留耶

少刻便令差將兵二百防護行李以濟大河迺
回三日之間餽餽稠疊所得凡萬緡云

姚令則

云

靖康丙午真戎亂華次歲之春京城不守恣其號
舞妄有易置時秦會之爲御史中丞陳議狀云
檜切緣自父祖以來七世事宋身爲禁從職當
臺諫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大金重擁甲兵臨
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威制官吏軍民等必欲
滅宋易姓檜忘身盡死以辯非理非特忠其主

也欲明聖朝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
一百七十餘年功德基業比隆漢唐實異兩晉
頃緣姦臣叛盟結怨隣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
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嗣君皇帝致躬出郊
坰求和於軍前兩元帥並議已布聞於中外矣
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鑿輿服御之所
用割兩河之地共爲臣子今乃變異前議自敗
斯盟致二主銜怨廟社將傾爲臣之義安得忍
死而不論哉自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

萬里覆載之內疆場爲天子孫蕃衍充朔四海
德澤在外百姓安業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
天有數焉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新室篡奪東
漢中興於白水東漢絕於曹氏劉備王蜀唐爲
朱溫竊取李克用父子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
繼志之德澤在人者淺深根基堅固雖陵遲之
甚然四海英雄必畏天之威而不敢窺其位古
所謂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之謂也西晉武
帝因宣景之權以窺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

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殘戮故劉淵石勒以據中原猶賴王導溫嶠輩輔翼元皇江左之任踰於西京石勒欺天罔上交結外邦以篡其主晉於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少主失德任用非人而忘大恩曾無德澤下及黎庶特以中國藩籬之地以贍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滅晉也宋之有天下九世宥德比隆漢唐實異兩晉切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

金也假滅大宋以報其怨爾曾不知滅大遼者
大金大宋共爲之也大宋旣滅大金得不防閑
其人乎頃者上皇誤聽姦臣李良嗣父兄之怨
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
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不可勝言繆爲計者必
又曰滅宋之國在絕兩河懷舊之恩除隣國復
讐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
民可指揮而定若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
恩亦不能忘果不能滅宋徒使宋人之宗屬賢

德之士唱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
雖異日撫定之後亦將去大金而歸宋矣且天
生南北之方域志異也一作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爲
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爲晉祚報恨然
則今日之滅趙氏豈必趙氏然後復讐哉雖中
原英雄亦將復報中國之恨矣檜今竭肝膽捐
軀命爲元帥言廢立之義以明兩朝之利害伏
望元帥不恤羣議深思國計以辨之於朝若或
有讒佞之言以矜已功能傷敵國之義適貽患

於異日矣又況禍莫大於滅人之國昔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符堅滅燕而燕滅之頃童貫蔡攸貪土地以奉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大遼以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於前爲貫攸之計宜僞許而從其請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貽患於主而宗廟危今雖焚屍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讐間之論矜一己之功其於國計亦云失矣貫攸之爲可不鑒哉自古兵

之强者固有不足恃劉聰石勒威足以制愍懷而對於李矩數千之衆符堅以百萬之師衄於淝水之孤旅是兵强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國入境征伐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弛練將佐不得其人而然也且英雄世不乏材使士卒異日精練若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之於中國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

然後皇天佑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上皇
時專事燕遊不務規諫附會權倖之臣共爲蠹
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
致亦邦昌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讐若
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
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以爲大金之屏翰矣
大金必欲滅宋而立邦昌者則京師之民可服
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
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宋刻作越之誅戮族之

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稽考古今
深鑒斯言復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
蒙福實大金萬世之利不勝皇恐懇告之至第
二狀云檜已具狀申宋刻作中大元帥府外有不盡
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瀝血上干台聽伏念
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旣已屈服而今日存亡繼

絕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
命出郊以來鎮撫居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
從民望若不容檜等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念

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
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
擾生靈塗炭卒未得甦檜等自知此言罪在不
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
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況檜等世
食君祿方今主辱臣憂之時上爲宗社下爲生
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賜矜察無
任哀懇痛切皇恐隕越之至此書得之于丹陽
蘇著廷藻云頃爲秦之孫墳客因傳其本詞意

忠厚文亦甚奇使會之誠有此而無紹興再相
擅國罔上專殺尚威則謂非賢可乎昔人有詩
云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若使當
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靖康末虜騎渡河直抵京城危感之甚欽宗命王

幼安襄爲西道總管招集勤王之師以爲揀援

幼安辟先人爲幹當公事先人爲草檄文晁四

丈

宋刻多以字

以道讀之激賞不已云此出師表也

今錄于後叛服者夷狄之常性勢有汙隆忠義

者臣子之大方道無今古矧黃屋有沾危之慮
而赤縣無援助之師念聖神施德於九朝方黎
庶痛心於四海敢緣尺牘盡露肺肝在昔高帝
被圍於平城文皇求盟於渭水將相失色智勇
吞聲蓋自竹帛已來有斯妖孽之類致鬼區獸
夷之肆暴豈人謀神理之能容蠢彼小羌尤爲
遺燼聲教僅通於上國名號不齒於四夷緣威
懷之並施乃信義之俱棄聖上天臨萬宇子育
羣生霄憂兼夷夏之心夕惕紹祖宗之業宣恩

屈已猶負固以跳梁繼好息民更執迷而猖蹶
始鴟張於沙漠再豕突於帝畿旣邊圍之弛防
又廟堂之失策窳窳旁吞於黑水攙搶直拂於
紫躔睥睨望萬雉之墉蹂踐連千里之境鯨鯢
我郡邑魚鼈我人民氛祲煙塵共起焰天之勢
衣冠士庶咸罹塗地之冤赤子何辜蒼天不弔
寇攘驅掠不可數知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然而
天惟助順神必害盈終無摩壘之兵僅保傅城
之衆能接歲而再至旣經時而何施今則脊尾

俱搖腹背受敵舊地皆失內潰有強隣之侵衆
心自離外隳無諸國之助咸聞氣奪尚敢尸居
匪惟難犯於金湯固已自迷於巢穴鼠無牙而
穿屋情狀可知羊羸角以觸藩進退不果尚假
息遊魂於城下已叩閭請命於軍中而況六師
用壯以方張諸將不謀而問會熊羆之旅則帶
甲百萬駮驥之足則有駉三千人知逆順而四
面聲馳士識恩讐而萬方響動務施遠畧必解
長圍速勞貔虎之師盡掃犬羊之衆嘯聚之黨

將就戮除噍類之徒尋當殄滅涓時並進旨日
克平義動顯幽包胥泣秦庭之血誠開金石霽
雲射浮圖之軌盍思古人謂誓死起救於將顛
勿令後日譏擁兵坐觀而不赴某恭被睿算外
總戎昭籌筆非良敢效流馬之運輪蹄並進盡
提水犀之軍戈矛相望於道塗舳舻銜尾於淮
海已浮楚澤前壓師濱誓資衛社之何盟共濟
勤王之盛舉望龍虎之氣行瞻咫尺之天聽鳥
烏之聲益勞方寸之地同扶王室各奉天威誓

爲脣齒之依期壯輔車之勢共惟某官誠深體
國義切愛君忠孝貫於神明威名懼於夷虜決
策定難素高平日之謀拯溺救焚豈有淹時之
久雲宗祧之大憤拯黎庶之橫流勢方萬全士
在一舉九金鼎就難逃魑魍之形萬里塵清永
肅乾坤之照乘彼瓜分之後在我鼓行而清實
涕而言至誠斯盡

竊惟國家道德仁義蓄養天下自一命以上隨其
器宇各霑恩澤祖宗以來平時獎待羣臣之恩

至厚者蓋慮一旦緩急之間貴其盡節死職以忠報朝廷伏見頃者虜兵所加靡然風偃知名之士幾無而僅有於亂離中陰訪得三人焉若不論之朝廷寔慮忠臣義士銜冤負憤無以自明太原總管王稟當虜人作難之時在圍城中奮忠城義不顧一身一家之休戚遇一兩日輒領輕騎出城馬上運大刀徑造虜營中左右轉戰得虜級百十方徐引歸率以爲常宣撫使張孝純視城之危一日會監司食謀欲降虜稟知

之率所將刀手五百人謁孝純列刀於前起論
曰汝等欲官否衆曰然稟曰惟朝廷立功則官
可得又曰汝等欲賞否衆曰然稟曰惟朝廷禦
敵則賞可致且曰汝等旣欲官又欲賞宜宣力
盡心以忠衛國借如汝等輩流中有言降者當
如何羣卒舉刀曰願以此戮之又曰如稟言降
當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又曰宣撫與衆監司
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孝純自後絕口
不復敢言降事而城中兵權盡在稟矣又於守

城過有隄備虜人巧設機械屢出奇計見攻稟
候其來必以意麾解之後圍益急民益困倉庫
軍儲且盡城中之人互相啖食披甲之士致煮
弓弩筋膠塞飢勢力既竭外援不至城既陷父
子背負太宗皇帝御容赴火而死又有晉寧知
軍徐徽言虜騎攻城極力保護綿歷時月嬰城
之人疲於守禦虜騎既登城軍士散走徽言奮
臂疾呼獨用弓矢斧鉞盡殺先登者衆見知軍
如此氣乃復振虜亦稍卻後爲監門官宣贊舍

人石贊開門縱敵已入知不可奈何遂置妻妾
兒女於空室中積薪自焚且仗劒坐廳事前虜
人至者皆手刃之須臾積尸多虜衆羣至遂爲
所擒酋長賞其英毅深欲活之使降徽言不降
使之跪徽言不跪與酒令飲旣授酒以杯擲虜
面曰我尚飲虜賊酒乎慢罵不已虜怒持刃刺
徽言袒裼就刃刃未及死罵聲不絕又有真定
帥臣李邈城破被虜復令作帥邈曰坐邈不才
使一城生靈陷於塗炭縱邈無恥復受官爵有

何面見朝廷及一城阜老乎卒不肯受尋之燕山虜亦欲保全之而邈意畧不少屈又不肯去頂髮虜人責之邈髡而爲僧謂曰更以二分潤官虜大怒牽赴市令斬將刑神色不變言笑如平時告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皇帝以死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民皆爲之流涕此三者蓋人傑也惜不逢時使不得成功於世然當是之時怙亂要生靡所不有而稟輩風節如此質之古人誠未多得慮朝廷未能究之使忠義之

士與庸人共就湮沒實可憫悼伏望矜恤將稟
等忠烈寵之爵命葬之袞服建祠以圖其像載
事實以刊之碑仍乞訪尋子孫重加旌異且令
劄付史官以獎忠孝少厲偷俗之弊右此紙頃
歲得之故人榮芑次新几間雖失所著人姓氏
嘉其用心忠憤激切故用錄之因而夷考三人
行事稟開封人追封安化郡王錫賚甚腆擢其
子爲樞密院屬官曾丞相懷卽其壻也徽言衢
州人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程致道爲作誌銘

邈臨江軍人名儒中之子曾南豐之甥進士及第累爲監司與蔡元長不叶換右階以青州觀察使死節贈少保諡忠壯有道處士迥之兄也建炎已酉苗傅劉正彥反呂張二公檄諸州之兵以勤王檄至雪川郡守梁端會寓客謀之外祖曾公卷在坐衆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間數日二兇取兵公請械繫使人毋令還當是時微公幾殆高宗反正中司張全真守白發其忠詔進職二等赴闕全真奏議集

中載其薦牘亦已刊行故不復錄

外祖跋董令升家所藏真草書千文畧云崇寧初
在零陵見黃九丈魯直云元祐中東坡先生錢
四丈穆父飾京師寶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東
坡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
未見藏真真迹爾庭堅心切不平紹聖貶黔中
始得藏真自敘於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
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日所作可笑然後知
穆父之言不誣也

錢義妻德國夫人李氏和文之孫女早歲人物姝
麗建炎初侍其姑秦魯大主避虜入淮次真州
而爲巨寇張遇衝劫骨肉散走度大江抵句容
境上復爲賊之潰黨十餘人所畧同時被虜儕
類六十輩姿色皆勝歐之入村落間無人迹之
境悉置一古廟中每至未曉則羣盜皆出扃鎖
甚固至深夜迺歸必携金繒酒肉而來蓋椎埋
得之逾旬無計可脫一日午間忽聞廟外有嗽
咳之音諸婦出隙中窺之一男子坐于石上卽

呼來隔扉與之語男子云我荷檐于此所謂貨囊者婦各以實告且祈哀以求生路許以厚圖報謝其人復云此距巡簡司才十餘里吾當亟往告之以營掾若等今夕必濟幸無怖也何用報乎至夜盜歸醉飽而寢忽聞鑼聲甚振迺巡簡者領兵至矣盡獲賊徒無一人脫者詢婦輩各言門閤皆名族貴家於是遣人以禮津送其歸夫人後享富貴者數十年頃歲其子雋道端英奉版輿過天台夫人已老親爲明清言之

向伯恭爲淮南漕張邦昌僭竊于京師遣向之甥
劉達賈僞詔來伯恭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獄
遣官奉表勸進高宗于河北其後以此東上之
知至位法從掛冠而去寵遇極渥世所共知而
胡仁仲宏作其行狀亦嘗及焉時又有徐端益
字彥思婺州人也爲宿州虹縣武尉邦昌赦書
至邑邑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常儀端益不屈膝
而走事定伯恭爲言于朝詔換文資後終于朝
請大夫子亦登科彥思博學多聞與先遊從所

厚者也先人嘗以詩著其節誼淳熙戊申冬明
清調官于臨安解后其次子于相府方識之以
其父前績祈造化于周益公坐客莫有知者於
立談間迺指明清爲引證舊聞益公將上得旨
令與屬官差遣

趙叔近者宗室子登進士弟有材畧建炎初爲兩
浙提刑統兵平錢塘之亂擢直龍圖閣時大駕
駐維揚以選掄守秀州治績甚著或有言其貪
汙者免所居官拘係于郡遣朱芾代其任芾到

官未久頗肆殘酷軍民怨憤有茶酒小卒徐明者帥其衆囚芾迎叔近復領州事叔近知事不可遏登廳呼卒徒安慰而告之曰新守暴虐不卹致汝輩所以爲此我當爲汝等守印請于朝別差慈祥愷悌之人來拊此一方羣卒俯伏不敢猖獗奏牘未及徹閣而朝廷已聞詔遣大軍往討之矣先是王淵在京爲小官時狎露臺娼周者稔甚亂後爲叔近所得携歸家淵每對人切齒是時適淵爲御營司都統制張韓俱爲淵

部曲淵命張提師以往張素以父事淵拜辭于
廷淵云趙叔近在彼張默解其指將次秀境叔
近乘涼輿以太守之儀郊迎于郡北沈氏園張
卽叱令供析方下筆而羣刀悉前斷其右臂叔
近號呼曰我宗室也衆云汝旣從逆何云宗室
已折首於地秀卒見叔近被殺始忿怒返戈嬰
城以距敵縱火歐畧一郡之內喋血荼毒翌日
破關誅其首惡雖曰平定然其擾尤甚凱旋行
闕第功行賞焉張於亂兵中獲周娼以獻于淵

淵勞之曰處置甚當但此婦人吾豈宜納君當
自取之張云父既不取某焉敢耶時韓在旁淵
顧曰汝留之無嫌也韓再拜而受之既歸韓甚
以寵嬖爲韓生子韓既貴盛周遂享國封之榮
朝廷後知叔近之死於不幸詔特贈集英殿修
撰制詞云士有以權濟事當時賴之未幾姦人
圖之于今公議歸之此朕所深悼者也可無愍
典以光泉壤哉爾屬籍之英吏能優裕昨者嘉
禾適所臨典旁近部狂寇三發悉賴爾以定一

方怙然而適與禍會可謂真不幸矣御史以寃
狀聞朕用盡傷追榮論譔式表忠勤尚或有知
歆此休命官其二子

鄒浩然云

揮塵第二錄卷二終

揮塵第三錄卷三

劉廷者開封人向氏甥頗知書少年不檢無家可歸從張懷素左道于真州一日懷素語廷云吾嘗遣范信中往說諸邏客于湖廣間久之不至聞從京口入都矣豈非用心不善乎子其往京師偵探之廷俶裝西上道中小緩而進比次國門則見懷素與其黨數人皆鎖頸纍纍而過防護甚嚴廷皇怖休于旅邸又數日變易名姓買舟南下有二白衣隸輩與之共載旣相款洽忽

自云我開封府捉事使臣也君識一劉廷秀才
否近以通謀爲逆事露官遣我捕之君其爲我
物色焉廷畧不露其蹤跡次臨淮岸分背自此
遁迹江淮間建炎初思陵中興應天迺更名誨
上書自奮應募願使虜廷召對稱旨自韋布授
京秩直祕閣借侍從以行將命有旨擢直顯謨
閣守楚州制詞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
之嶮岨命分憂於凋郡併進直於清班已酉歲
金寇渡淮誨走奔錢塘時大駕已幸四明杭守

康志升允之委城而遁軍民廼共推誨領郡適
虜寨于郊外誨登錢唐門樓遣人下與計事又
唱言誨欲以城獻賊者爲衆所殺時有黃大本
者江湖浪人也靖康初蔡條劾丁晉公賂海商
遣表之計使大本持書于吳元中云自謂不出
蔡氏可乎心應知之蓋謂其父疇昔有保護東
宮之功果爲開封府所獲上之元中坐此免相
然元長竟得弗誅大本已酉歲亦以上書補京
官假朝奉大夫直祕閣奉使北方旣歸爲池州

貴池縣丞坐贓趙元振秉鈞恨其前日與蔡氏
爲地使元長得逃於戮遂正刑典又有朱弁字
少張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
以道爲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
謝之云事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
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
薦之者授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
出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之歸賫表于上云節
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

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
厚卹其家留匈奴凡十九歲紹興壬戌始與洪
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
神觀以終旅殯于臨安近朱元晦以其族人爲
作行狀而尤先生延之作誌銘遷葬于西湖之
上有聘遊集三十卷曲洧紀聞一書事多出於
晁氏之言世頗傳之及與洪張爲輶軒唱和集
去歲朝廷錄其孫爲文學云

明清頃有沈必先日記言奏事殿中高宗云近有

人自東京逃歸聞張九成見爲劉豫用事可怪
必先奏云張九成在其鄉里臨安府鹽官縣寄
居去行闕無百里而遠兩日前方有文字來乞
將磨勘一官回授父改緋章服幸陛下裁之上
云如此則所傳妄矣可笑不若便與一差遣召
來蓋子韶廷試策流播僞齊人悉諷誦故傳疑
焉翌日降旨除祕書郎

呂元直秉鈞旣久又侍上汎海回越益肆其功自
任威福趙元鎮爲中司上疏力排之元直移元

鎮爲翰林學士元鎮引司馬溫公故事以不習駢儷之文不肯就職且辭且攻之章至十數上元直竟從策免以優禮而去元鎮徑除簽書樞密院事時建炎四年四月也

許志仁龍舒之秀士能詩善謔早爲李伯紀之門賓伯紀捐館諸子延緇徒爲佛事羣僧請懺悔之詞于許迺取汪彥章昔所行謫詞中數語以授之僧徒高唱云朋邪罔上罪消滅欺世盜名罪消滅如此者不一諸子憤怒詢其所繇知出

于志仁詬責而逐之

李元度云

紹興初梁仲謨汝嘉尹臨安五鼓往待漏院從官皆在焉有據胡床而假寐者旁觀笑之又一人云近見一交椅樣甚佳頗便於此仲謨請之其說云用木爲荷葉且以一柄挿于靠背之後可以仰首而寢仲謨云當試爲諸公製之又明日入朝則凡在坐客各一張易其舊者矣其上所合施之物悉備焉莫不歎伏而謝之今達宦者

皆用之蓋始於此

外祖曾空青任知信州日嘗辯宣仁聖烈誣謗以
進于高宗皇帝首尾甚詳今備錄之切伏惟念
宣仁聖烈皇后遭無根之謗四十餘年陛下踐
祚之初首降德音昭示四方明文母保祐之功
誅姦臣貪天之慝赫然威斷風動天下薄海內
外鼓舞懽呼小臣么微嘗冒萬死於建炎元年
八月內備錄先臣遺記扣閤以陳蓋自紹聖以
來大臣報復元祐私怨造爲滔天之謗上及宣
仁先臣某方位樞筦論議爲多臣於家庭之間

固已與聞其畧而先臣親書記錄尤爲詳盡其
後蔡渭繳文及甫等僞造之書附會廢立之謗
當時用事之臣至以謂神考非宣仁所生以實
傾搖廢立之迹欲以激怒哲宗賴哲宗皇帝天
姿仁孝洞照謬妄而又先臣每事極論痛伐賊
謀故於宣仁終不能遂其姦計是時蔡京撰造
仁宗欲以庶人之禮改葬章獻意在施之宣仁
先臣所陳乃以謂天命何可移易宣仁必無此
心乞宣諭三省於詔命之中推明太母德意時

哲宗聖諭云宣仁乃婦人之堯舜又蔡京以謂不誅楚邸則天下根本未正先臣所陳乃以謂就令楚邸有謀亦當涵容闊畧豈唯傷先帝篤愛兄弟之恩亦恐形迹宣仁上累聖德時哲宗又有他必不知之語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於珪責詞中猶用先臣之言增四句云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哲宗至再三稱善元符之末太上皇帝踐祚欽聖獻肅垂簾之初先臣又嘗陳三省言元祐廢立

之事欽聖云寃他孃孃豈有此意又云無此事
又云當時不聞誰敢說及此事蓋欽聖受遺神
宗同定大策禁中論議無不與聞歎息驚嗟形
於聖語誣罔之狀明白可知逮崇寧之後蔡京
用事首逐先臣極力傾擠寘之死地一時忠良
相繼貶竄方遂其指鹿爲馬之計豈復以投鼠
忌器爲嫌顛倒是非甘心快意至與蔡懋等撰
造宮禁語言事跡加誣欽聖欺罔上皇以誑惑
衆聽國史所載臣雖不得而見然以紹聖不得

伸之姦謀施於崇寧擅權自肆之後其變亂是非巧肆誣詆亦不待言而後知也然彼不知者公論所在判若黑白於陛下聖德亦已久矣又況二聖玉音如在先臣記錄甚詳乃欲以一二姦人之言欺天罔地成其私意今日之敗必至之理也本末事實盡載先臣三朝正論伏望聖慈萬機之暇特賜省覽付之外廷宣之史官播告中外使天下後世曉然皆知哲宗仁孝之德初無疑似欽聖歎息之語深切著明而四十餘

年間止緣二三姦臣賊子興訛造訕以報簾幃之怨貪天之力以掩巍巍之功使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大德返遭誣蔑今者考正是非誅鉏謗讎陰霾蔽蝕之際然後赫然日月之光旁燭四海焜燿萬世與天地合德於無窮也先臣不昧亦鼓舞於九泉之下矣此紹興三年五月也三朝正論士大夫家往往有之

紹興庚申歲明清侍親居山陰方總角有學者張堯叟唐老自九江來從先人適聞岳侯父子伏

誅堯叟云僕去歲在羌廬正覩岳侯葬母儀衛甚盛觀者填塞山間如市解后一僧爲僕言岳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旣同龍虎無異掩壙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再當昌盛子其識之今迺果然未知它日如何耳王樞密迺襄敏本江州人葬其母于鄉里有十子輔道旣罹橫逆而有名字者爲開封幕過橋墮馬死名端者待漏禁門簷甌水柱折墜穿頂而沒後數十年輔道之子炎弼彥融以勲德

之裔朝廷錄用以官把麾持節升直內閣炎弼
二子萬全萬樞令皆正郎而諸位登進士第者
接踵岳非辜之後凡三十年滿洗冤誣諸子若
孫驟從縲紲進躡清華昔日之言猶在耳也

紹興癸亥和議初成有南雄太守黃達如者考滿
還朝獻言請盡誅前此異議之士庶幾以杜後
患秦會之喜之薦爲監察御史方數日廣東部
使者韓球按其贓汗鉅萬奏牘旣上雖秦亦不
能揜僅止罷紂人亦快之

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爲題洪憫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覩于案間以問洪云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世忠太尉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主文大以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寧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裕陵者也李平叔

云

鄭亨仲剛中爲川陝宣撫節制諸將極爲尊嚴吳
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堦墀然後升廳就坐忽璘
除少保來謝語主閣吏乞講鈞敵之禮吏以爲
白亨仲亨仲云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
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取吾頭可矣堦
墀之儀不可易也璘惶恐聽命人皆避之

政和末秦會之自金陵往參成均行次當塗境上
值大雨水衝橋斷不能前進虛中居民開短窻

延一士子教其子弟士子於書室窻中窺見秦
徒步執蓋立風雨中淋漓淒然甚憐之呼入令
小榻至晚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留而共榻
翌日晴霽送之登途秦大以感激秦旣自敘其
詳復詢士之姓名云曹筠庭堅也秦登第卽宦
顯絕不相聞久之曹建炎初以太學生隨大駕
南幸至維揚免省策名後爲台州知錄老不任
事太守張偁對移爲黃巖主簿無慘之甚時秦
專權久矣曹一夕偶省悟其前此一飯之恩因

謀諸婦婦吳越錢族晚事曹頗解事謂曰審爾
何不漫愬之筠因便介姑作詩以致祈懇末句
云浩浩秦淮千萬頃好將餘浪到灘頭其淺陋
不工如此秦一覽慨然興念以刪定官召之尋
改官入臺遂進南床高宗惡之親批逐出秦猶
以爲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未幾坤維闕帥卽擢
次對制闡全蜀到官之後弛廢不治遂致孝忠
之變秦竟庇護之奉祠而歸秦没始奪其職云
方務德帥荆南有寓客張黜者廼魏公之族子出

其廼翁所記建炎荊州遺事一編示務德云孔
彥舟領衆十餘萬破荆南城是時朝廷方經理
北虜未暇討捕羣盜張單騎入城說諭彥舟使
之効順朝廷著名青史勿望丹書爲天下笑彥
舟感悟與部下謀咸有納款之意張又語之云
太尉須立勞効庶爲朝廷所信四川宣撫乃我
之叔父也目今去朝廷甚遠俟見太尉立功當
爲引領頭目人入川叅宣撫以求保奏推賞如
何彥舟云甚好今有一項虜人往湖南劫掠聞

朝夕取道襄陽以歸北界待與欄截勦殺以圖報國張云此項虜寇人數不多又是歸師在今日無甚利害鼎州一帶有賊徒鍾相衆號四十萬乃國家腹心之疾太尉儻能平此朝廷必喜將士以此取富貴何患不濟諸將皆喜云此亦何難彥舟亦首肯張遂促其出師一戰而勝賊徒犇潰張遂與彥舟具立功人姓名及歸降文字與彥舟心腹數人俱入蜀謁魏公行至夔州又遇劇賊劉超者擁數萬衆欲往湖南劫掠張

又以說彥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肯相從我當併往宣撫司言之超亦聽命駐軍于夔州不爲鹵掠之計以俟朝命張行未及宣撫司數舍遇族兄自魏公處來問何幹且以兩事告之族兄者從而攫金張答以此行止爲朝廷寬顧憂及救數路生靈之命豈有閑錢相助其人不悅徑返往見魏公先言以爲張受三賊賂甚厚其謀變詐不可信魏公然之張至宣撫司乞推賞孔彥舟部曲以彥舟爲主帥且令屯駐荆南使

之彈壓鍾相餘黨招撫襄漢荆湖之人復耕桑之業魏公悉不從姑令彥舟領部曲往黃州屯駐大失望徒黨皆不樂黃州之行以謂宣司不信其誠心遂率衆渡淮降虜紹興初楊么復嘯聚鍾相餘黨二十萬占洞庭湖襄漢湖湘之民蹂踐過半至今州縣荒殘不能復舊劉超者只駐軍夔州後遇劉季高自蜀被召趨朝携降書入奏朝廷大喜季高之進用繇此而得之以上悉張自敘云爾不欲易之

湯致遠鵬舉守婺州與通判梁仲寬厚善仲寬者越人也晚得一婢甚憐寵之一旦辭去遂爲天章寺長老德範者所有納之于方丈梁邑邑以終湯時帥長沙有過客爲湯言之且悲且憤識之胸中明年湯易帥浙東入境卽天章甫至寺中急呼五百衲主僧決而逐出大以快意然德範者與婢一舸東去已逾月被撻之髡入院蓋未久也

陳師禹汝錫處州人也以才猷宣力于中興之初

高宗自四明還會稽領帥浙東當槍攘之後安
輯經理美効甚著適秦會之自北方還朝素懷
睚眦以它罪坐師禹貶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
置旣行一程次楓橋鎮客將朱禮者晨起鼓帥
于衆曰責降官在法不當差破送還人一啗而
散師禹不免雇賃使令以之貶所時王昭祖揚
英爲帥屬在旁知狀雖憤怒之而莫能何也後
十八年昭祖以吏部郎出爲叅謀官朱禮者已
爲大吏適湯致遠來爲帥湯素負嫉惡之名開

藩未久昭祖白其事于湯令搜訪其姦賊黥竄
象州一郡翕然師禹孫師黠也

吳棫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決科之後浮湛
州縣晚始得丞太常紹興間尚須次也娶孟氏
仁仲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
者論謝上表中含譏刺詔令分析仁仲辨數以
謂又弃筆研實託人代作孟雖放罪尋亦引閑
秦會之令物色知假手于才老臺評遂上罷其
新任繇是廢斥以終有毛詩叶韻行於世

汪明遠澈任衡州教授以母憂歸從吉後造朝從秦會之仍求舊闕詞甚懇到秦問何苦欲此汪云彼中人情既熟且郡有兩臺可以求知秦愈疑之不與迺以沅州教授處之既不遂意而地偏且遠汪家素貧稱貸赴官極爲不滿到郡見井邑之荒涼游從之寥落尤以鬱陶心竊怒秦而不敢言也適万俟元忠與秦異議自參政安置秭歸後徙沅江汪因謁之投分甚懽日夕往還三載之間益以膠固万俟還朝繼而大拜首

加薦引力爲之地入朝七年間遂登政府事不可料有如此者

鄭恭老作肅甲戌歲自知吉州回上殿陳劄子云郡中每歲以黃河竹索錢輸于公上黃河久陷僞境錢歸何所乞行蠲免其他循襲似此等者亦乞盡令除放高宗嘉納且喻秦丞相而稱獎再三焉秦大怒諷部使者誣以爲在任不法興大獄而繩治之逮吏及門而秦殂遂免

紹興己卯陳瑩中追諡忠肅其子應之正同適爲

刑部侍郎往謝政府有以大魁爲元樞者忽問云先丈何事得罪秦師垣邪應之曰先人建中初爲諫官力言二蔡於未用事時其後以此遷謫流落無有寧日其人若醒悟狀曰此所以南度後便爲參政也蓋後誤以爲陳去非然不知初又以爲何人也

李泰發之遷責海外也欲寓書秦丞相以祈內徙而無人可遣門人王彥恭趨罷雷守閑居全州泰發乃作秦書託王爲尋端便王鄰之居有李

將領者坐岳侯事編置于郡與閭里通情趨令其子司法者從李將就雇一隸遣往會稽授書于秦發家既至越秦發子弟不敢以人人都乃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達于秦忽令問李參政今在何所遠人倉猝遽對云李參政見在全州與王知府鄰居蓋誤以李將爲秦發也且云有王法司與李參政親以書付我令來蓋錯愕之際又稱司法爲法司也秦怒於是送大理寺根勘行下全州體究李光擅離貶所如何輒

敢存留在本州且追王趨并王法司赴獄而全州適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與彥恭舍甚邇俱就逮後體究得泰發初未嘗離昌化但誣彥恭以前任過愆除名勒停編管辰州王法司者憐然不知亦勒認賊罪杖脊當時聞者無不笑而憐之

汪明遠爲荆襄宣諭使逆亮遣劉萼領兵號二十萬侵犯襄漢間荆鄂諸軍屢捷俘虜人多僉軍語我師云我輩皆被虜中僉來離家日父兄告

戒云汝見南朝軍馬切勿向前迎敵但只投降
他日定放汝歸父兄再有相見之期儻不從誨
戒必遭南軍殺戮有聞此語以告明遠者遂與
幕僚謀之建議盡根刷俘虜之人借補以官縱
遣北歸歡躍而去乾道改元虜人再來侵犯荆
鄂亦出師入北界縱遣之人有來爲鄉道者諸
將皆全璧而歸

逆亮篡位之後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闕廷有畏讐
者遂有輕我之心卽謀大舉僉刷以北人爲兵

欲以百萬南攻止得六十七萬以二十七萬侵
淮東敵劉信叔亮以四十萬自隨由淮西來與
王權相遇而王權之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權
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云國家養汝輩許
時政要今日以死上報衆皆唯唯兩軍堅壁不
動權以二三腹心自隨手執諸軍旗號戒諭諸
將云不可妄動且看虜軍有陣脚不固不肅者
看吾舉逐軍旗號先舉動虜軍數重之內有紫
傘往來傳呼者莫知其意虜軍先來犯陣遇大

雨遂退復駐軍于舊寨無一不肅諸將遂語權云虜軍如此我軍如何可戰權云諸公不可說此語今日正當報國之時宜盡死于此不可有一人異議諸將云太尉欲與諸軍死此却將甚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言遂言當從諸人議往南岸叫船渡軍馬還與國家保江却自往朝廷請罪又與諸將計算軍馬渡江有殿後者必爲虜騎所追合損折一軍半人馬又要一將殿後統制官時俊云願爲殿後保全軍馬過

江衆服其勇王琪是時爲護聖馬軍統制亦同行云所部軍馬乃主上親隨太尉不可失却他一人一騎遂令護聖馬軍先渡諸軍次第而濟虜騎果下馬來追襲時俊牌手當之幸所失不致如算之數諸軍遂就采石各上戰艦以備虜人權爲樞密行府押詣朝廷竄于海外逆亮築臺江岸刑白馬祭天自執紅旗麾諸軍渡江行至中流爲采石戰艦迎敵時俊在舟中令軍士以寸札弩射虜人赴水者多盡皆退走亮知江

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凱未及登岸虞
丞相允文以參贊軍事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
捷于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東
眷知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在江中獲捷者亦
皆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功多而獲賞最輕
壹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次年春初
明清從外舅起帥合肥道出采石親見將士言
之直書其語不復潤色以文云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

才力加薦引命之以官曾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之頭顱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坐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

前錄載湯進之封慶國公也明清嘗陳之章聖之初封湯始疑以爲未然於史館檢閱然後封章其所上劄子廼云自天聖以來未有敢以爲封者然又不知宣和中王黼白蒙亨皆嘗受而失於辭避是不曾詳於稽考也

明清晚識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見傾蓋若平生權
借舉引重恩誼非輕公任文昌一日忽問云天
臨殿在於何時邪明清云自昔以來蓋未有之
紹聖初米元章爲令畿邑之雍丘遊治下古寺
寺僧指方丈云頃章聖幸亳社千乘萬騎經從
嘗謁宿于中元章卽命彩飾建鴟嚴其羽衛自
書榜之曰天臨殿時呂升卿爲提點開封府縣
鎮公事以謂下邑不白朝廷擅創殿立名將按
治之蔡元長作內相營抹獲免聞有自製殿贊

恨未見之尤卽從袖間出文書迺元章所書贊也云才方得之公可謂博物洽聞矣翌日入省形言稱道于稠人廣衆中焉樓大防作夕郎出示其近得周文槩所畫重屏圖祐陵親題白樂天詩于上有衣中央帽而坐者指以相問云此何人邪明清云頃歲大父牧九江於廬山圓通寺樵江南李中主像藏于家今此繪容卽其人文槩丹青之妙在當日列神品蓋畫一時之景也亟走介往會稽取舊收李像以呈似面貌冠

服無豪髮之少異因爲跋其後樓深以賞激繼
而明清巧外得請以詩送行後一篇云遂初陳
迹遽淒涼擊節青箱極薦揚談笑於儂情易厚
典刑使我意差強重屏唐畫論中主古殿遺文
話阿章舊事從今向誰問尺書時許到淮鄉

明清前年厠迹蹕路假居于臨安之七寶山
俯仰顧盼聚山林江湖之勝于几案間襟懷
灑然記憶舊聞纂揮塵後錄旣幸成編去歲
請外從欲贅丞海角涉筆之暇無所用心省

之胸次隨手濡毫又獲數十事不覺盈帙漫
名曰揮塵第三錄凡所聞見若來歷尚晦本
未未詳姑且置之以待乞靈于博洽之君子
然後敢書斯亦習氣未能掃除猶雞肋之餘
味耳慶元初元仲春丁巳明清重書于吳陵
官舍佳客亭

茲集凡三卷記宋高宗東狩事甚詳如劉希
范責那云全書婁陟明上高宗書秦會之諫
議狀王幼安草檄曾空青辯謗錄云々俱可

脩史官采擇其餘閑情小趣正所謂雞肋之
餘味也虞山毛晉識

